

散文類

總評
▽

省思生命以完成自我

吳晟

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八月四日下午在高雄市文化局會議室完成評審工作。作家導演、高雄子弟李志薔、散文名家陳列、林文義、作家學者楊翠，和高雄女婿吳晟擔任評審委員。

本屆徵稿時間稍微縮短，應徵稿件七十二件，比上一屆略減，但整體而言，仍維持一定水準。特別可貴的是，多篇作品表現南臺灣、港都特殊的風土景觀、庶民生活、洋溢濃郁的地情感，十分鮮活動人。

評審分複審和決審兩階段進行。

每位評審委員複審時勾選心目中理想的作品六篇，經統計共二十一篇，三票三篇、兩票三篇、一票則高達十五篇。這樣的結果顯示評審委員有不少交集，也各有偏好，可入選的篇章，多樣而各具優點。

各位委員同意三票和兩票的作品六篇直接列入決審；各自再從一票作品中推薦一篇。其餘忍痛放棄。

進入決審作品總計十一篇，在慎重而平和的氣氛中，逐篇充分討論，超過兩個小時，休息十分鐘緩和一下，最後各選出八篇，予以評分排序。

在逐篇討論過程中，每位委員各有獨到見解，彼此相互激盪，既有堅持，也有互補，排

名次之際，多少有些調整。

複審就獲得二票最高票的〈鴨寮〉，果然獲得一致肯定，全數通過，為本屆散文類首獎；也是獲得二票的〈伏魔錄〉和獲得兩票的〈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並列為評審獎；獲得三票的〈沙島物語〉和僅得一票的〈手勢〉、〈練字〉兩篇「異軍突起」，並列為優選。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既有大時代的共同背景，也有各自的特殊經驗，值得書寫的精采故事、生命體悟，實在太多了。書寫而得獎，有機會發表，可以引起共鳴，固然是莫大鼓舞；未能得獎，在書寫過程中，抒發情感、清理思緒、省思生命意義，並留下記錄，就是一種完成自我的成果。

鴨寮 · 林娟娟

有一塊土地，位在我西海岸家鄉庄尾的主要幹道旁，是我們家族的祖公產，叫作「鴨寮」。

一千多坪的長方形農地上，除了耕種五穀雜糧外，還搭建豬寮、鴨寮和一間存放農具與飼料的紅磚小瓦厝，並且挖了一個水塘養鴨兼飼魚；可能是蛋鴨的產值為收入大宗，這塊土地才會被稱作鴨寮。

不知是年代久遠，還是舊貌與新景差異太大，鴨寮在我記憶裡的圖像，除了一朵大紅花，成為時空光影裡唯一的色彩外，其餘的景象竟然全是黑白的。黑白的景象，讓每一次回憶，都成了記憶的追尋過程，像在看老照片一樣。

紅磚砌成的瓦厝有門有牆，是個儲藏室。鴨寮磚牆只疊三面，屬於半開放式；除了隔離目的外，最大作用是讓蛋鴨有個遮風避雨之處。另一間牆高只及腰的紅磚屋即是豬寮。我的奶奶養了很多隻豬，每天她都要從家裡載一桶餵水，騎著雙骨架腳踏車到鴨寮餵食。

雙骨架腳踏車，可能因為大而壯，一台可抵兩台，所以又被稱為「雙台仔」，它如同腳踏車界裡的「重型機車」，又粗又重，後座是個長方形的格狀鐵架，奶奶的餵水桶只需兩條三公分寬的黑色帶鉤橡皮筋，交叉跨過桶子固定在鐵架椅座上即可穩住。除了牛車外，雙台仔是那個年代最方便的農務車了！

我還記得奶奶在餵完毛豬的空檔，站在裝餵水的長方形鐵桶旁，拿著破舊的鋁製勺子和阿嬤談

話的模樣。那些黑豬，有時候是比我這個長孫女還受寵的——曾經夜半夢醒，驚覺奶奶不見了，聲嘶力竭的哭喊，內心由驚懼轉成憤怒，奮力咆哮，還是找不到奶奶的安慰，最後哭累了又睡著。翌日問起奶奶，才知道原來母豬生小豬，阿嬤必須趕到鴨寮去。那些豬仔是大家族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豬寮旁砌了一個糞池，最天然的肥料堆放在裡頭。可能養分太足，池邊長了幾株蒼勁挺拔的蓮蕉花，大紅色的花瓣，炙燃奔放，像是空中乍現的一團美麗煙火，令我驚豔異常。每次有機會跟到鴨寮，總是要冒著掉入糞坑的危險，去採那朵大紅花。

豬寮的另一側緊鄰魚池，豬糞除了用作肥料外，也有部分排入養魚。然而，魚兒們真正的食物，還是成群土番鴨沾在鴨喙上，因為配喝池水而洗落的粗糠等飼料，以及牠們的排泄物。

池塘和鄰田以一排粗莖蘆葦為邊界，這種我們稱為「大官」的芒草，枝枝獨立細長，尾端有白色的羽毛狀花穗，風一吹起，連枝微傾搖曳，秋冬時分，見來分外蕭索。

蘆葦稈尾端內有乾軟纖維，父執輩童年窮困，鉛筆用到無法手握時，就將剩下的一小段塞入蘆葦稈中，繼續使用。童年的我也曾經將不小心折斷的鉛筆心，插入蘆葦稈做成奇特的鉛筆，然而動機實在無法和上一代物質缺乏的心酸相比擬！

池塘另一側，有一排高大的木麻黃護著。木麻黃全株都是細絲狀的枝椏，強風可以從空隙裡穿過，不會造成壓力，因而樹身堅韌挺拔，對於強烈的東北季風毫不畏懼。因為抗風、抗旱、耐鹽、耐貧瘠，非常適合在我家鄉種植，作為農地的防風林。在我就讀小學時，校園裡也種植很多，有些同學被分配到的打掃工作，即是清掃木麻黃掉下來的莖葉。

木麻黃細絲狀的莖葉一節一節，扯斷，可再裝入偽裝，孩童們無聊時拿來玩猜謎遊戲；莖葉枯乾後像褐色麵線般落滿地，家族長輩會支遣小孩拿掃帚和肥料袋去撿拾回家當柴燒。枯莖葉一入灶，可燃度相當高，轟，一下子就燒光了。

鴨寮的農作、魚池等相關影像，總是灰撲撲沒有色彩。特別的意象有種說不出來的情緒，如同

一件只能隱藏的心事。當冬天海口風呼呼叫響時，一個人呆望著鴨寮的心情，大概是我人生對孤寂與憂愁的感覺，最初始的體驗。

有一年農忙，父母帶著弟弟們到鴨寮去，兩個聽話的小男孩玩累了想吃餅乾，要先洗手。池塘前有個方便鴨子上下岸的紅磚斜坡，三歲的小弟一步一步探過去，到了池邊一蹲便撲跌落水。五歲的大弟看著小弟划走的水花，驚聲尖叫，將父親從田裡急急招到，他飛快衝入池子把小弟抓起來，小弟直哭著，說大魚咬他的屁股。多年後，父母親還心有餘悸的回憶，稱道大弟聰穎，沒有跟著去拉小弟一把，否則後果真不堪設想。

池塘中的大魚，就是吳郭魚。大約三百坪的魚池裡，養著大大小小肥美的吳郭魚，牠們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美味的佳餚。記得我的二叔叔總是加了辣椒和醬油去料理，麻辣中帶著鹹甜的味道很好下飯。到今日我腦海中都還有一幅他站在水池中央，撒網捕魚的背影圖像。

鴨寮並不住人，只有叔叔們會到小瓦厝過夜，輪流看顧蛋鴨。但我小學升三年級那一年，因為老家四合院翻建，鴨寮成了大家族部分成員暫居之處。幾塊板子、一塊布簾，我和奶奶晚上就在鴨寮內過夜。只是常常睡到一半，成群的鴨子會突然騷動起來，在身旁跑來晃去，嘎嘎聒噪。

那些擾人清夢的蛋鴨，俗稱「菜鴨」，屬土番種。番鴨生的蛋，是大家族生計的重要來源。年幼時我跟不上叔叔的脚步，乾脆站在木麻黃樹下，遠遠望著長輩在池塘四周的草叢中，撿拾鴨蛋。冬寒之時，奶奶會做主為每一房兒子、媳婦、寶貝孫進補，母親端來香噴噴的嫩鴨和甘甜好喝的湯，就是那些土番鴨的奉獻。

上小學後，我經常吵著奶奶要學種花生。好不容易獲准播種的記憶，至今難忘。第一次赤腳踏在整土後，開溝作畦的鬆軟土稜上，每隔一個腳步距離，彎腰丟下兩粒土豆種，在年幼興奮的心頭上，洋溢著滿滿的成就感。那時我對花生和地瓜很好奇，覺得埋在地底下、看不見的農作物很神奇。

特別是地瓜。除了經常在米飯裡當伴料外，又大又蒼翠的地瓜葉（絕不是今日小吃店裡的燙青菜模樣），粗粗的莖梗，我喜歡拿一根來折成許多小段，只留住細皮相連，很快地，一條溼溼黏黏帶

著一片番薯葉的項鍊就形成了。當時，那些油油綠綠的地瓜葉，放入大鼎滾煮，也是豬仔們的食物。

臺灣的農作，日據時期有甘蔗、旱稻、水稻。國民政府之後，是地瓜、蘆筍、花生、洋菇、柳丁、玉米、高粱；不同年代，家鄉的農作，都由政府來主導產業方向和內容。配合WTO政策，現在大部分農地都改種休耕作物，如太陽麻、田菁等。鴨寮曾出現過的農作物，我記得有玉米、地瓜、水稻、花生和蘆筍。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田界邊鳥兒排泄後，無意間冒長出來的幾株芭樂樹；土芭樂香甜芬芳，也是吸引我童年吵著要跟去鴨寮的原因之一。

有一年，鄰近鴨寮的水稻田在秋收後，暫借為建醮場地。物質不豐饒、敬天樂土的年代，建醮是一件全村集體行動的大事。

用竹子搭起的醮壇有好幾層樓高，雄偉壯觀，看起來像一座山。廣大場坪裡，一排牲禮架擺在最顯眼的位子，竹架上頭趴著剛宰殺完的去毛豬羊，豬隻口中都含著一粒橘子，孩童們看了既驚嚇又好奇。幼年時，我不敢靠近，總覺得牠們也許會突然跳起來！

數不清的供桌上，除了一盤一盤各式各樣的菜餚、糖果，還有鋪滿竹籃的供品——麵線、米粉等乾糧，以及各類龜粿、看牲……目不暇給的供品裡，以紙糊的動物和用粉糰捏出來的民間故事人物，最吸引小孩子的目光。

在質樸勤儉不富裕的年代，藉由建醮祈神酬恩、施鬼祭魂。家家戶戶也利用這個機會宴請親朋好友大快朵頤一番，謝天謝地、謝謝親情友情。

做醮時期，鴨寮借給一團野台戲演員住宿。我在上戲前的空檔，跑去看他們補妝、抽菸，似男非女的演員，躺成一排睡覺，好神祕。雖然他們已經拿下戲帽、卸了外袍，不過小時候看到梳著髮髻的古人抽菸吃檳榔，還用吸管喝黑松沙士，真是個詭異的視覺經驗。

家鄉的住民若非務農則捕魚養蚵，大部分是海陸兼顧。我們家族也一樣，但是奶奶這一房以務農為主，我們不出海。在夏季鴨寮的木麻黃樹蔭下，曾見過一塊方形蚵桌，若非年節親友送來幾羅帶殼鮮蚵，讓我們自己剖取，就是有人暫借了場地工作，在池邊緣蔭下圖個涼快吧！那時採蚵還要

靠黃牛拖拉運送，養殖的方法也比較辛苦、費時，是個真正淳樸又苦哈哈的年代。

爺爺在五十歲時去世，那年我剛出生。從此以後，我便和奶奶作伴，和她一起生活。有記憶以來，奶奶就把她的大半時間都花在鴨寮，養豬、務農。因此，在我童年記憶中，奶奶和鴨寮有一個相當明確的連結，彷彿她只要不在家，就是在鴨寮。上小學前，我曾經勇敢地把手三輪車騎出四合院，後面載著還不會走路的弟弟，越過一大半村子，要去鴨寮找阿嬤。一路上被大人們攔下探問，不記得後來有沒有到達目的地；但另一個記得到達目的地的回憶則是，在鴨寮附近的基督教會幼稚園，我待不到半天就逃到鴨寮去找阿嬤了！

大家族雖然同住一屋，但我總是和奶奶一起，陪著她去燙頭髮、拿鴨蛋去人工孵化、看野台戲；她背我去看醫生、帶我去買糕餅、到店仔頭吃麵。所以，小弟五歲時曾童言童語的下了一個結論——「哥哥是爸爸生的，我是媽媽生的，姊姊是奶奶生的。」

隨著童年、少年不同階段，成長歲月在荏苒消逝，鴨寮也變成記憶裡的一部分，雖然它明明還存在著。如今鴨寮已經不再養鴨，池塘在很早以前就被填平，瓦厝等搭建物也都被拆離，只剩殘留的半堵紅磚牆，毫不起眼地，在馬路邊緣扮演著內與外的分界。

曾經入夜即沒入漆黑不見五指的庄尾，早有加油站和生鮮超市在夜間營業，燈火明亮。屬於童年的恐怖夜間幻象，只在夢中偶爾出現；而昔日借給建醮使用的農田上，也早就數排樓房林立，一個社區的老幼青壯，熱鬧過著生活。

我再也沒有見過蓮蕉花和粗莖蘆葦。城市生活，甚至讓人忘記木麻黃的橢圓形毬果，長得像顆木質小鳳梨！回到家鄉，唯一還熟悉的是蚵農們清晨四點未到，駕著拼裝車到外海採蚵，劈劈啪啪，毫無遮掩的引擎聲。只是，歲月也不遮不掩，並且飛快如梭，奶奶壽福終別，再也聽不到那樣撞入睡眠、驚心動魄的引擎聲；就像我們也不再有機會為她煮一碗蚵仔麵線。

奶奶去世後不久，鴨寮的記憶又鮮明起來。記憶中的鴨寮沒有色彩，腦海裡浮現的奶奶，都不是晚近的模样；只要一想起奶奶，就是小時候見著的样子，就像對鴨寮的印象，也全是幼年的景象。

奶奶和鴨寮是我與農家背景的連結；我把對奶奶與鴨寮的記憶繩繫，以此來框裱我的回憶，因而，我便不會忘記不該忘記的東西，並讓我對奶奶的記憶，可以在屬於她的地方誕生。又或許，今日回憶鴨寮的方式，也是爲了撿拾一種失落，因爲當意識到奶奶將永遠不再出現的事實，我感覺到自己身上有部分也消失了！

我堅持將奶奶的老衣櫥留下——那是她的嫁妝，松木衣櫥有二戰美軍空襲炸彈波及的痕跡，也有童年我和奶奶的生活點滴。如今，鴨寮也像被奶奶遺留下來的衣櫥，明明還存在著，卻只剩下回憶。

黃昏時分，當我再度站回老家巷口，一如幼年時候的張望，等著在黃金耀眼般光芒裡，看見從鴨寮餵完豬、騎著雙仔腳踏車、頭戴搭覆四角巾的農笠，在夕陽中緩緩逼近的剪影時，我知道，當我見著時，那將會是個永遠逝去的背影了！

評語
陳列

全文娓娓述說，有層次、有條理，語氣輕淡，文字平實而乾淨。敘述者彷彿「黃昏時分……站回老家巷口」，視線和心思一起穿越了時間和地貌的變遷，讓那一塊名字叫作鴨寮的家族祖公產土地，回來心中，然後細細端詳和思索，以它為中心，靜靜描繪曾經在記憶深處存在過的那些舊物，那些不同格局的磚牆，那相關的「雙台仔」、糞池、蘆葦、蓮蕉花、木麻黃、吳郭魚，等等，一邊敘述了人在這裡曾有的勞作走動或遊玩或建醮祭天地的若干蹤跡和身影、自己和奶奶特別親近的互動關係，以及，自己的生命在這塊土地上、在親人和作物相伴中的成長。敘述者在「其餘的景象竟然全是黑白的」記憶裡，也仍有一朵大紅花的形象，而「當冬天海口風呼呼吹響時，一個人呆望著鴨寮的心情，大概是我人生對孤寂與憂愁的感覺，最初的體驗」之後，仍堅持保留下奶奶的松木衣櫥這樣的老物件，在「感覺到自己身上有部分也消失了」的悵惘中，也重新對自己肯認了在這塊土地上的位置以及在生命中與他人曾有的牽繫——這一切，讀來都相當動人。



林娟娟

〉 作者簡介

臺灣彰化縣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
曾為平面媒體工作、拍過紀錄片、得過一些文學獎、出版過工具書和散文集。

〉 得獎感言

〈鴨寮〉是紀念我已去世阿嬤的文章……我非常非常想念她……
感謝評審委員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我並將此文獻給我最最親愛的奶奶。

伏魔錄

· 沈宗霖

降妖杵桃花木七星劍陳列在桌，蓮花青燈曖昧不明，佛尊撲了一身香灰。我被桌上的劍山刀嶺陣仗狠狠懾住了，在母親懷裡嗚咽哭泣。母親輕拍我的背。一個身著八卦乾坤大紅道袍的山羊鬍中年男子，橫眉豎眼，捻了香拜了佛，用豪壯夾雜哭腔的調子喃喃祝禱。我把一條鼻涕縮回去，這麼新奇的場面頭一次見到。

有天我在臥房的門縫前，聽見母親和二嬸商量怎麼處置我的病。我出生時哭得比其他嬰兒更久更響，將我從子宮拉出來的醫生玩笑地和媽說，這小孩好像不想出生當人。之後我染黃疸哮喘鼻竇炎，五臟脾肺被病魔折騰幾死；到三歲，我經常突然在半夜從母親的被窩像殭屍一樣跳立起來，對母親謎眼誦念咒語經文，爸媽在床前瞠目結舌地看我細語喃喃。這孩子瘋了？

二嬸說我的情形是「煞著」。三歲的我當然是聽不懂的，但我在長大後質問他們，加上重新拼湊他們神祕的語調和鬼祟的神情，明白他們說的是——我被邪靈附身了。當時我背著門偷聽他們說話，手裡正握著一只充氣黃色小鴨，竟因為緊張而壓出呀呀的聲音，母親聽見聲音便開門，將我抱起來，故作溫柔說：那麼愛偷聽大人說話呀，到旁邊玩。

彷彿穿紙窗洞窺人語的武俠情境，年幼的我甚覺刺激，亦有恐懼。

恍惚之間，道士嘴含一口米酒陡然往我這邊噴。他的目標是母親懷裡的我，但實際上他噴了母親滿身，我看母親漉溼的髮貼在臉腮，散發著酒腥，竟覺得有趣。道士不服氣地又對神佛振振禱

念，飲下米酒又是一噴，我學聰明了，頭側偏閃躲，但半邊臉還是溼了。哇哇哇哇，至少哭了一炷香的時辰。

母親求了香灰，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香灰加進我的奶粉，然而我對奶粉的品質要求很高，就著奶瓶鼻子一顫便知道不對勁，堅決不喝。母親又去藥房買了食用膠囊，把香灰裝進去要我吞，但我不肯。最後母親去中藥房拿了一包仙楂糖，要我混著吃，這招奏效。我仰頭喝水連香灰咕嚕嚥下，苦臉作嘔，趕緊含幾粒仙楂，重返仙境，一旁的母親滿意地笑了。

服了香灰神水，之後我竟再也沒有在半夜對著家人叨喃咒詛，甚至健康許多。

然而我一直明白我的魔沒有除去。

幼時的快樂記不上太多，也無法維持太久。父親外遇，母親罹患了躁鬱症。每天夜晚我聽著母親反覆撥打父親的電話，一鍵一鍵把我的心情壓入谷底。她苦等一扇不開的門，那門走進來的不是收報費的就是送便當的，父親像人間蒸發似地消失不見。母親的眼裡只剩下爸爸，我縮得好小小，連自己都看不到自己。

我總是羨慕班上的同學，他們的爸媽會因為他們的考試分數，高分就鼓勵，低分就處罰。我則是不論考好考差，爸媽都不會有任何反應。幾次故意把成績單放在餐桌上，有時是第一名，有時故意不及格，但那張成績單就像隱形似的，完全在他們的視線之外。即使是家庭聯絡簿也是媽媽簽一次，我記下筆順，之後每一頁都是我模仿他們的筆跡簽名。據母親的說法是，你成績很好啊，不用我擔心。

母親罹患躁鬱症後，時常問我，你爸有打電話給你嗎？你爸在哪？爸爸總是不在家啊，這不是早就該習慣的事嗎？她重重的問號像無數鉤子刺穿我的心。母親的病愈來愈嚴重，每天都要吃安眠藥，後遺症是夢遊、頻頻夢囈。我總是問我自己，這一切是我造成的嗎？我是被邪魔附身的，家裡的不幸、所有的詛咒是我帶來的嗎？我以為魔從我身上褪去了，沒想到又附到了母親身上。

記得小學時，曾經陪母親一同去算命。原本目的只是要問婚姻，後來順便看看我的命盤。算命仙手掐幾下便斷定，我命帶掃帚。在許多鄉土連續劇中，我常聽到「命帶掃帚」這個名詞，也就是掃把星，為家門帶來不幸。有了算命師這一番「認證」，加上母親當時帶了些許異樣的眼神，我好像也肯定自己是一個掃把星了，走起路來，好像屁股就夾著一支掃把，我的頭愈來愈低，漸漸抬不起來。

爸爸不回家，爸媽鬧離婚，這都是我害的。我開始這麼想。

一個掃把星，在寂寞中整理自己的翅羽，孤僻，也是為了避免自己把不幸掃到別人身上。在人群中我用無形的膜把自己包覆好，不讓任何人靠近我。我喜歡貓狗和布娃娃，更勝過於人。有次母親開我房門，正好撞見我和房裡的娃娃家家酒。母親大吼，你瘋了是不是？隔天聽見母親和她的朋友們討論我，好像她的朋友都有醫學背景似的，高談闊論一些精神科的專有名詞和基本症狀。原本擔心母親將我送醫院，但估計是怕花錢怕麻煩，所以暫時逃過了一劫。

母親除了準時送飯，給微薄零用錢之外，她的生活幾乎只有她的婚姻和她的工作。小孩是不存在的。我漸漸也接受了這一點，畢竟我也接受了自己是掃把星這件事，再也沒有什麼不能去承擔的。

時常放學回到家，就看見冰箱上用磁鐵貼著一百元紙鈔，把它拿下來，自己去買晚餐。我有時會摸一摸那張紙鈔的觸感，其實和任何一張紙鈔都差不多，只因為那是母親摸過的，是她專門賦予我的。只要這麼一想，我的存在感就恢復了一點。

一個人坐在飯廳吃飯，我用力呼吸，假裝飯廳正在開派對，有許多人圍在我身邊，迴盪著說話的聲音。我把飯桌當小舞台，自己站了上去，開始演戲。這是我的戲，演員觀眾都是我自己。我聽不見掌聲，除了一隻隻蚊蠅飛過我將牠們打死。「不瘋魔，不成活」——記得電影《霸王別姬》的程蝶衣是這麼說的，我真信這句話，一旦瘋了我便感覺不到痛，所有的細胞為我瘋狂顫動，它們為我吸納生命最深層的苦。

下了這個餐桌小舞台，我依然在演戲。孤獨的人要靠演技才能好好活著。但這世界不全然是自

己的戲，也會有別人一起上台。我以為自己是個戴墨鏡的導演在台下品評那些人的演技，但這終究不是我的戲，沒人能照我的劇本演。母親上台了，她很瘋狂，她的演技是所有人中最精湛的，她在我面前哭泣，有一百零八種哭法，這個哭是爲了父親，那個哭是爲了我，她是唯一與我心靈相通的人，呵，我們躁動的靈魂也能讓出一條縫隙，讓彼此細密的觸角，來回搓磨。

寂寞日積月累，世界看起來好空曠，沒有一個活物能回應我的心聲。

當我上中學以後，我把從小陪伴我的布娃娃統統丟進垃圾桶。我像是一只傀儡，神魔操舞無形的線線控制我的舉動，經過收驚除煞，那條線還是沒有消失。有一種魔，無關輪迴生死，無關軀殼魂魄，它就端坐在意識裡。我知道它無可除去，它在下意識隱隱燭火，上意識就能冒出黑煙灰燼。

從孤獨的童年蹣跚爬伏到善感的成年，我沒有任何降妖杵七星劍，各種的挫折、人際傷害、孤獨，化成魔魅在我的心底張牙舞爪地盤據撥弄。我因著重複旋繞的矛盾愁苦而囚錮自我，時常感到束手縛腳，任人擺弄。

我很想告訴母親，母親，妳知道嗎？從那天之後我就經常做夢了。我的夢裡沒有任何聲音，我更發不出任何言語，我的喉嚨是乾熱的，像是一齣沉澀的默劇——那個道士，他向我噴米酒，撲一聲，那一聲好大聲，像一口就結束了我的夢我的一生。妳記得嗎？我苦著臉把香灰和著仙楂糖吞下。妳拍我的背說你乖。道士搖鈴，天靈靈地靈靈奏請神明來顯靈——魔出現了，衝著我咧出一排黃牙，嗤嗤地笑——魔根本沒有除去，收驚沒有用。

我總記得，母親說把藥藥和糖糖一起吃下去，就不會苦了。或許是這樣吧，我有我的藥，一直持續吃著，而它也似乎和我的病我的魔共生共息，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會除去。我願意吃藥，我的藥總是苦澀的，能不能有別的方式，至少讓它甜一點？我承認自己是掃把星，但對待掃把星是否可以有更美好的方式？

上了高中之後，母親正式解除了和父親的婚姻。而母親似乎也想彌補她對我童年的缺席，那個空盪的座位就空在那裡，她想要坐回那個位置，再當一個母親。

可是那個夢仍然不時出現，甚至埋下了我憂鬱躁鬱的因子。大學後因為病情嚴重，我住進了醫院。躺在病床上，母親提著一個不鏽鋼便當給我，是她親自煮的，都是我愛吃的菜。她只是淡淡地說吃吧，沒有再多說什麼。可能也怕彼此尷尬吧，畢竟我們沒有太多的話題，她拿出智慧型手機，手指刷著刷著，打開股市行情的網頁。

我看不懂股票，不知道那些跌跌漲漲是怎麼回事，只知道我和母親，一個床上一個床前，兩人好像就是停板定格了。我期待她多看我一眼，多和我說幾句話。你最近還有做夢嗎？至少問這麼一句，我可以向她開玩笑說，有啊，那個道士的嘴巴好臭，嘆一聲，全身都是臭味。

母親啊母親，是你帶我去看道士，是你覺得我瘋了，不是嗎？

看著母親專心看手機的樣子，我有點生氣，更多的是醋意。母親重視股票更甚於兒子。我用棉被蓋住了頭，不願意再看到眼前這個嗜錢如命的女人。但不久就聽到嗤嗤的笑聲。大概是股票賺到錢了吧？母親看手機看到一半突然笑了起來。

她要把手機遞給我看，我說不用了我不懂股票。她硬是把手機塞給我。我起身接住手機，那手機的螢幕正一張一張放映著，我小時候的照片……

這是剛滿十個月，學會走路的我，腳一踮一踮的樣子。我看到母親的手圍在我的屁股後方，她怕我跌倒……

這是幼稚園的畢業典禮。爸爸還是老樣子，依然缺席。只有母親一個人抱著鮮花，在台下看著我和一群小朋友，在台上唱唱跳跳……

這是小學三年級和母親一起搭旋轉木馬。原本要和同學一起去遊樂園校外教學的，但那天我生病，只好取消。母親在我病好之後，帶我一起去遊樂園。

好久的畫面了。我不知道母親還留著這些照片。我很想哭，但不敢在母親面前哭出來。尤其母親的臉依然像冰塊一樣酷酷的，讓我更哭不出來。她說，看完了還我吧。我把手機遞給她，讓她繼續看我的照片，一邊看一邊笑。

照片中的我開朗地笑著，小小的個子，牽著母親的手，抱著母親的腳。其實母親還是有努力過的，她沒有完全在我的童年缺席，即使那個座位時常是空的，但至少也有過溫度。翻著那一張張照片，好像那些溫度就慢慢地回來了。我突然覺得很抱歉，對於母親，也對於童年的自己。

我沒有好好長大，辜負了童年的自己。我沒有放下心中層疊的魔障，所以才讓自己變得如此狼狽。躺在潔白的病床上，看著時鐘，該吃藥了，我一顆一顆隨著茶水，仰頭嚥下。看著那些膠囊晶瑩剔透的樣子，裡面裝的不是化學藥劑，而是我的希望。我知道我會好起來的，這一顆一顆藥，都在洗滌我，洗滌我心裡的魔。

母親翻著照片，她對著童年的我笑。我也對著她笑，對著年邁的母親笑。我藥吃好了，我對母親說。母親只是家常地淡淡地說，喔，每天都要記得吃藥啊，聽醫生的話，才會早點好起來。我心裡想，我不只是要聽醫生的話，也會聽妳的話，妳要多說幾句，我才會聽啊。

母親仍靜靜地翻著照片。她眼裡看著的是手機上童年的我，是無魔無病的我。我想我一定會好起來的，回到童年吧，牽著媽媽的手，投入媽媽的懷抱。即使我在床上她在床邊，但藉由這一支小小的手機，手指刷過歲月，我們彷彿獲得了溝通，終於和解了。刷著手機的母親，有時偷偷抬頭看我，那一瞬間的交流，就是我們最耀眼的火光了。

評語
楊 翠

〈伏魔錄〉寫的是自我認同，也是母子關係。敘事者「我」，先是被解讀為「邪魔附身」，又被斷定是「命帶掃帚」，再被命名為「憂鬱症」，所有這些符號，都指向他的生命充滿違和感、孤獨感、被離棄感。其中，「魔」既指涉異類的侵擾、肉身的疾病、精神的鬱結，同時也是情感的困頓，而「伏魔」，則是一個被宣判為病者、痛者對療癒的渴求。

文章結構頗具層次，從「我」幼童時期所經歷的道士驅魔法事寫起，帶出「邪魔附身」的母題，「我」身帶病體，而母親則是治療者；然後轉入父母婚姻生變，母親罹患憂鬱症，「我」被算命師斷定為掃帚星，他對家庭變故，既感到深切自責，又有強烈的被遺棄感，「我」的「魔」，以及母親的憂鬱症，在此交織糾纏，母子同苦、卻又相隔；最後，父母離異，母親從憂苦海域中爬出來，兒子則魔障入心，憂鬱症纏身，母親重新回到治療者的角色，守候兒子健朗康復。

整體來看，〈伏魔錄〉文字俐落生動，很有畫面感，結構完整，幾個主要意象的經營與鋪衍，都很到位，特別是魔障、鬱病、傷痛的連結，讓敘事更具張力，而開場的香灰、結尾的藥錠，都指向療癒的渴求與母愛的渴望，故事的線索前後緊密扣連。



沈宗霖

〉 作者簡介

筆名神神。臺灣臺北人，一九九〇年出生。現就讀國立成功大學。作品曾獲第六屆聯合報懷恩文學獎、第二屆新北市文學獎、第二十六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入選《二〇一二臺灣詩選》、《一〇〇年九歌散文選》、《幼獅文藝》YouthShow……等。

〉 得獎感言

前陣子搬行李不慎把筆電的螢幕劃開一道疤痕。聽說這種疤痕是不能修復的，只能把螢幕整個換掉。我不想花這個錢。於是後來的寫作就圍繞著這一道疤痕，即使再多的文字也洗不掉這道疤痕，我仍持續地寫著，一邊寫一邊疼痛。那些密縫細織的文字好像就遮掩了一些傷口。筆電是否會痛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的生命確實是如此。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 陳秀玲

一、生活輸送帶

全臺灣各地的國道省道產業道路儼然是條彼此相連又不相連的輸送帶，無論是豐田、三菱、福特、福特、裕隆、賓士、中華車款，或者是遊覽車、拖拉庫、貨車車種，在太陽月亮輪流照拂的土地上，各自為生計的一天完成不同的任務。「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我們在某個轉運點連結又同時分歧，辦公大樓、店家、學校、工廠、屠宰場、市場等，最後回到專屬的巢窩休息。我們家沒有車庫，爸爸習慣天天尋覓空格，所以藍色的鐵甲停泊在不同的地方，不管在哪歇腳，隔日仍然有精神奔赴生活的任務，維持堅毅樸實的形象和性格。

二、童年卡位豬雞鴨

藍色的鐵甲車，有著畚箕式的車身，墨綠色帆布車篷包覆，童年時出門常坐。父親不做實時，全家人常去大埤湖走走。那天一大早，我們家小孩會從家裡搬出專屬自己的小木椅認真卡位，我喜歡可以第一個跳下車的車尾位置，不悶熱也不擁擠。家裡有五個小孩，人多，但座位不是像骰子三三點排列，而是坐成一排，另一側父親習慣置放鋁梯和五金工具袋。

上車前父母叮嚀要坐好，途中，我和哥哥妹妹總是玩心大起，先玩「小姐小姐別生氣，明天帶你去看戲……」那種永遠停不了的接龍機智戲語；接著限定坐四張小板凳，玩起大風吹的搶位子戲碼；遊戲的輸贏其實也是練習生存競爭的方式，當我們躁動太凶，車篷快掀起來了，母親越頭，露出喝斥表情，或敲敲玻璃窗，我們會有短暫的安靜。直到什麼都沒得玩，我們的目光才隨意瀏覽柏油路面上快速後退的行道樹，或二、三層房子的城鄉風景。

有時，爸爸會撤除悶厚的帆布車篷，貨車在省道上用力奔馳，總看到各式各樣的發財車，運送用鐵欄圍住的三五隻白毛豬黑毛豬，吃著餿水的嘴巴咕嚕咕嚕，發出吞嚥的聲音，整車獨特的臭味，真的好臭，沒關係，每種活物都有獨特的味道，我試著不捏鼻的自由呼吸，飼主應是開往屠宰場的路上吧。有時看到載著藍色樊籠的放鴿車，待在昏暗籠仔內，訓練有素的賽鴿，正養精蓄銳，眼珠黑亮，站穩腳，待閘門一開，挺起背脊，鼓動羽翼，在藍天奮翔不懈，飛回主人家領犒賞大餐，當然天候不佳或遇蒼鷹襲擊，牠們便回不了家了。

高雄的陽光，溫度和光照使整個人體內活躍起來，亞熱帶的南風將空氣混雜一種不畏的氣味，引發人想快點長大的念頭最常在夏天出現。有次，看到同款藍色盔甲般小貨車，後面層層架疊的鐵絲籠，整箱尖細啾啾的雛雞和小黃毛鴨聲，隨車行進的震動，整車啾啾，似哭似笑似悲似樂的搖晃推擠。童稚的我不知不覺哼起「喉嚨雖小聲音大，可是只會呱呱呱」，當時我是皮膚黑得發亮、不知愁滋味的黑肉雞，在露天式的奮斗車上，稚嫩嗓音唱著快點長大的歌。

三、西工技藝的大腸醃腸車

原來我們家小孩像是活物，難怪出門時，鄰居們常開玩笑說：要載出去賣？平常父親上工，穩坐在駕駛座，穩掌方向盤，同夥助手坐在旁邊，兩、三位學徒隨意在車篷內席地坐著，幾捆白鐵皮材料和器械散置一處待命。父親是學西工出身，「西工」是臺灣話，就是鐵材切割焊接等加工技術

人員，即鐵工。年輕時他曾在臺北雙連附近當學徒，三年四個月的基本訓練，從掃地到補鍋子製大鼎，鋼鐵燒焊加工、機械焊接製作等。待工夫學熟後，聽聞高雄欠缺這類技藝的人工，在好友力邀下，共同南下展開拓荒式技職生涯，四界做實，正像藍色鐵甲車頭，挺起身軀，充滿鬥志的馬力在滿街到處跑。他們穿梭在二樓或三樓陽台窗口，攀爬鐵皮屋頂，焊接鐵條固定支架，油漆上色，緊鎖鐵皮浪板，為陽台和屋簷戴上防鏽又美觀的遮陽帽，施設完工，然後新臺票入口袋。

當然，在我更年幼的記憶，還坐過柴油發動的三輪車，後面一樣是畚箕式的車身。藍色的小貨車是後來父親購買的，我曾稚傻的想著爸爸再賺更多錢，就能買到《小英的故事》中的馬車當營生工具。所以，藍色車頭的貨車不僅是載人運物的工具，也是我們家的發財車。

曾幾何時，建築生態改變，高雄透天厝遮陽帽和搭鐵厝工程大量遞減，大樓一棟棟拔地而起，由建商全部承包，父親在家的時間愈來愈多，我經常跑腿買黃色長壽香菸，從每次買兩包，到四包、六包，後來乾脆買整支，一支有十二包；家裡常聽見收音機，沙沙沙的，隱約聽見電台主持人開講活在世間應如何的道理。父親閒來買魚缸養紅龍，種花澆水，握筆記事以維持生活意志。工人沒上工，偶爾到我們家，有時整天教未上學的小妹玩跳棋，終於有朝，能贏讀五年級的我呢。

捉襟見肘的生計氣味，再次飄進陰暗的廚房，家庭主婦晝思夜想，緩緩理出生財之道。她常說：「自己默默的想，緩緩的想，就能想出辦法。」有朝，母親提議「我想賣大腸醃腸」，聲音清脆篤定。清脆篤定來自對事物觀察後的自我觀點肯定的心聲。大腸醃腸，北部稱「大腸包小腸」。大腸即是糯米腸，北部俗稱「大腸煎」，都是用糯米、土豆仁和油蔥拌炒後灌進大腸腸衣再蒸熟而成；醃腸又叫灌腸或香腸。母親忙不迭地四處打聽大港埔真正以大腸當腸衣的糯米腸加工廠和製作香腸的店家，挑選進貨，搭配本地的三環牌醬油膏、醃漬物薑片等，預備進入生意的第一線。同時，母親驅動父親改裝藍色盔甲車。

總是坐在書桌前的父親，再度提筆畫設計草圖，接著裁剪鐵皮，敲打、摺壓、焊接，再用螺絲和鉚釘組裝，幾天工夫，車身一邊當作生意門面，有烘烤的工作櫃檯、置物架小冰庫，中間有轉身

空間，母親可以做炭烤，一應俱全的營生改裝餐車就誕生了。今天「魔術小巴」花俏卡哇伊，相對藍車頭的小發財車更予人樸實耐勞的形象。父親經常自詡，十多歲少年學工夫時，常常看過一次就能製作。師傅時常稱讚別人學好幾年都學不來的，爸爸沒多久時間就能施作，還能規劃流程設計圖樣。結論是「不要小看我丙級體格，我，太聰明，很多東西一看就會，國小畢業有考上初中，只是阮老爸說學西工才有出脫，讀冊無效」。熟悉的技藝，彷彿找回生活的自信。

當時，我已是能騎五十西西代步的大一學生。

四、四輪馬力的考驗

沒有鞭炮聲，不需要任何開工儀式，這次是母親推動父親開啓冒險拓荒精神。午後，從家裡巷弄出發，沿著凱旋路，過民族路橋後是九如路，再過去是十全路，小發財車輾過的黑色瀝青是無法喘息的生計之路。每當藍色車頭稍稍喘口氣的片刻，灼眼的爸媽，目光在逡巡是否有同業相撞？起初在九如路的某所國中運動場附近落腳，黃昏時刻，學子們運球搶球，跳躍投籃，球鞋移動步伐與水泥地板的摩擦聲，響在耳側。母親開始生起微微炭火，一條一條的糯米腸和醃腸烤得香熟，滴下的豬油香氣飄散四溢，或許母親也是慢慢評估籃球場的聲音和運動後的飢渴成正比，此無關天氣。果然，三五成群汗水淋漓的學生走過來：「阿桑，三份大腸醃腸和兩杯冰紅茶！」母親俐落的剖開糯米腸，夾香腸，澆淋甘甜帶鹹味的三環牌醬油膏，任君塞進薑片或蒜頭來對準個人的味覺；遞上涼仔紅茶，那是用咖啡紅茶加決明子沖泡的，冰鎮茶香的口感，配上溫熱大腸醃腸的飽足感，是學生晚餐前墊腹填肚的好點心，後來也能成爲主顧客。

當時不流行奶茶，也沒有林鳳營鮮奶，少數人要求，倒入高大牧場或百分百的光泉鮮乳，色澤磚紅轉爲淡咖啡色，濃厚香醇的「紅茶牛乳」就是這樣陽春和新鮮。那時，夕陽綻放在柏油路旁的人行道上，盡是閃著如銅如銀的餘暉碎光，而我們正在努力收銀幣銅板，宛如一幅認真的拾穗圖畫。

可是，生活輸送帶上，藍色車頭族做生意，擠在店面營生與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中間地帶，競爭對手也不少。後來，高雄醫學院附近漸漸有愈來愈多的餐車，有時同一條人行道恰巧有三台同樣賣大腸醃腸，學生主顧客選擇性多了，運氣忽近忽遠；若遇上西北雨，水勢親像倒盆水般匆匆瀉下，人客走了，落下一場呢粗的雨，阻擋人的生財路，那簡直是在考驗人有幾匹的馬力和耐力。

隔天，揚起遮風擋雨的帆布，藍色鐵甲車又沿著凱旋路出發，轉過八德路或七賢路抵達愛河邊，遇有園遊會活動像可插花般插上一角；或者六合路的夜市、五福路的大統百貨商圈，四維路、三多路、二聖路、甚至在一心路的小港機場附近都會留下車影足跡。過去澄清湖在父母眼中是風景勝地，生計之輪轉，竟成商機的最佳地點，媽媽打聽那些有商機園遊會的例假日，如小學企盼遠足般。她總會多預備食材，期待大撈一筆，其實小本生錢，像夜市裡拿著薄薄的紙撈小魚，能撈多少？果然，假日風景區人山人海，寬敞的路面儼然成了藍頭小發財車的集散地，每輛眼睛似的車頭燈閃亮有神，掀開腹肚，小店面開始營業。各種雜項的販賣，紅豆車輪餅、整車冰鎮的舒跑寶礦力青草茶等涼仔，有賣炸蚵嗲、蘿蔔糕、熱狗等油炸物和米粉炒、豬血湯，還有掛滿明艷色彩的衫褲，一套二九九俗俗賣，現切水果現打果汁也忙得不可開交；各種童玩和塑膠玩具、彈珠台、射飛標。賣同款的大腸醃腸就有好幾台發財車，終日下來，強強滾的商機，曬得人車發燙再冷卻，回到住處，才體會搶得利潤有限，卡儉些，方是生活準則。

在假日，我們家孩子也沒閒著，學習協助採辦，回來後大粒汗小粒汗，就是被嫌到流涎，媽媽總是碎語：「糯米腸怎麼有大有小，怎麼賣？下次記得自己挑，大小勻稱不能差太多，絕對不能讓店家阿桑秤給你。」學習用銳利眼光選擇賣相好的食材，熟諳商道的人情世故，若阿桑太堅持，我只好使出求饒語氣：「挑好點，不然等一下我回去又被罵。」在家廚房，算準浸泡紅茶的時間訣竅，「紅茶泡超過三分鐘，嘗起來澀澀的，到時可能被客人嫌。」媽媽囑咐著。

每天每天，父親母親為生計東奔西走，雖然是父親駕馭生計的方向，事實上，爸爸總是開車到某定點，拉開門面，擺妥物料後，神隱一、兩個鐘頭，約在母親可能想上廁所的時間點出現；然後

顧攤數分鐘，又不見人影。有時獨自駕駛座，抽菸，嚼著白灰檳榔，他的理由是咬檳榔，讓人感覺很髒，檳榔渣滓吐在裝滿沙土的鋁罐裡卡衛生，鋁罐綁在駕駛座旁；有時須研究地圖路線，所以在車內卡方便。母親常念父親不招呼客人，父親反而理直氣壯的說，堂堂會西工、被美國人誇讚有技術的師傅，怎麼可以拋頭露面求人買一份五十元的大腸醃腸。某種程度來看，父親太好面子，怕撞見熟人，不想破壞自己的名聲招牌。

面對現實，放下身段，腳踏實地的，偶爾受上天眷顧小生意。

那天，藍色車頭的發財車依然由凱旋路出發，經小港，穿越過港隧道，遠赴旗津海水浴場。夏天，總在晚餐時間天色還亮得很，父母提早到家，嘴角眼笑說：「貨品被掃得空空空。」意謂沒有什麼須冷藏的，意謂今天可卡早休暈，意謂今天有多賺些。她邊掏出圍裙裡的鈔票硬幣，邊喊倒杯苦茶來，默默數著算著，還邊聊著生意經。「在旗津，有位國中生吃完後，連同家人再返回來買三份，稱讚好吃，雖然比別攤貴二十元……」在荷包短絀的日子裡，難得見母親從現實逼迫層面得到此許肯定與滿足，那是眼神中少見的愉悅光芒。

幾年前，滷味攤車被警察扣留，彷彿還在夢魘。當時母親也是苦心經營，在大鍋煮沸後的鴨頭、鴨翅、鴨心、鴨胗、鴨掌、鴨血、豆干、海帶，熄火浸泡半小時，色澤均勻的咖啡色，八角肉桂的中藥香撲鼻，她就推著攤車，滿車的滷味香，滿車的生活現實，滿車的期待，解決生活難題，就這樣，警察堵住生路。

蒼鷹對飛鴿，警察趕攤販，幾年後，到某定點做生意，警察到處趕，生活時時出現兩難，攤販須擺攤維持生活，警察須趕攤販來衝工作業績，一身制服如槍眼瞄準你，只好逃，不然被開罰單，當天賺不夠吃！父母們想多做點生意，深夜才進家門。未料夜裡，運氣真的發霉了，來了小偷幹走我家的發財工具，至此生活真的拖進空巷死弄，找不到出路。在監視器不發達的年代，待報案尋獲，車篷帆布五金器材等被扒精光，父親無奈拋售還抱怨：「賣這，賺不了什麼錢！」家運如破碎的鏡面，刮得人心條條傷痕，沒有發財車的藍車頭，生活的馬力全盤崩解。

父親除了蒔花植栽，就宅在家推估大家樂的牌支，翻開整冊的筆記本，藍的粉的黃的螢光色筆圈起重複的號碼，整天幻遊在色彩繽紛的推斷空想裡，損龜才實證牌支世界的虛假。他在家像是停在路邊發不動引擎的貨運車。小型收音機天天播送勸世、健康、賣藥工商廣告，和兼有娛樂效果的臺語歌曲，後來來自空中和電視天天傳來勵志歌聲，「一時失志莫要怨嘆，一時落魄莫要膽寒……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葉啓田唱出的生命力量，啓迪失志的父親，他決定攜伴離開高雄到其都市闖一闖，到一家承包商擔任負責西工規劃和施作的工頭。

五、再一次，坐上藍色發財仔車

我有機會再次乘坐小發財車，是爲了發表論文。那天從臺北南下，麻煩父親載一程到高雄大樹的義守大學，而在幾天前，父親就先跑一趟熟悉路況。他，有面子的駕駛再次駕駛寶藍色鐵甲車，依舊是畚箕式的車身，用墨綠色帆布車篷包覆，裡頭依舊隨意閒置鉛梯、器械和五金工具袋。藍色鐵殼車內，前座坐著父親、母親和我三位大人，我們從省道開上高速公路，同樣是柏油路面，同樣是炙熱的陽光，前進情緒使人臉頰愈發燙，心愈發緊張，後下省道，經蜿蜒產業道路，終於在學術殿堂門口不熄火停歇，我俐落躍下地面，父親腳踏油門，往大寮鐵工廠方向急駛而遠去。

當時，隨著經濟拮据，媽媽常言：「何時畢業找頭路？」母親企盼我們這些長大的黃毛丫頭早日投進職場，妹妹們卯足全力，選擇夜間進修，白天工讀資助家計；我從高雄逃到臺中中興大學的樊籠內，讀書栽培自己。

當時父母親與我同在臺中，有天晚上，父親請我吃鵝肉，他邊吃邊聊，雖在承包商下工作，懂技術，能寫能規劃，當工頭也算是有面子裡子，小工程的爲陽台戴遮陽帽，大工程如鐵工廠的風管和水槽整體的設施規劃，甚至是焚化爐、輪船鍍金樣樣都做得到。高昂的工作意志如省道上飄速行駛的藍頭發財車，車頭會不自覺精神奕奕地抖動起來，口沫橫飛之餘，還嫌媽媽手腳笨拙，提涼水

慢吞吞，顧五金傢伙就坐著打瞌睡。

大白天，他腰腹捆綁著繩索，懸在十五樓高施作鐵窗，我往地面看，從腳底開始發軟蔓延全身，心臟幾乎快跳出來。童年所見，父親工作的身影最高是四層樓，當時親眼所見，瞠目結舌，生計之深，深十五層樓高。

後來，母親從臺中回到高雄選擇自助餐工作。我想，夫婦雖同泛生計之舟，何妨分歧，各自在其擅長的工作領域。烹調是母親的長項，西工是父親的本領，同在餐車的車篷下搭檔，總有些格格不入；所幸不久，生活運輸帶又將父親熙熙然帶回高雄，落腳在大寮鐵工廠。

六、我們又相遇了，藍色發財仔車與童年馬車

如今，自己開著四輪轎車在淡金公路上下班，夏天午後仍喜歡搖下車窗，任稍稍降溫的熱風吹拂。我喜歡紅燈，在不熄火煞車，停歇五十秒，賓士車、BMW、福特、TOYOTA各式車輛中，藍色發財仔車，我們會相遇，我深情的眼睛觀察，載著二、三孩童，或工人們欹斜坐臥，望著天空或閒聊，是回家途中或趕赴他處？這些景象都曾經一一發生過。

綠燈後腳踏油門，面對筆直的柏油路面閃著亮光，是瀝青混凝土加入的玻璃砂使然，過去的回憶隨著輾過的路面，再次歷進記憶深處。突然，在一條僻靜的產業道路上，藍色的發財車正運送一匹中型體格的馬。站在陽光下，頭頂及頸背至肩胛的栗色鬃毛，隨風揚起，姿態優雅，頗有紳士之風，馬不慌不嘶鳴，靜待到達馬術訓練場吧，這趟絕不是往屠宰場方向，我想。同時浮現童稚時以爲父親能賺錢買馬車的傻想，接下來，我尾隨在棕色馬匹後頭，時速三十到四十，一心一意，在這條彼此相連又不相連的輸送帶上，數十分鐘後分歧，各自奔赴生活的真實方向。

評語
林文義

臺語「做實」二字非常真切的點描出勞動工作的殷勤和賣力，無不是爲了全家溫飽。百工各業，流汗耕耘，歡笑收穫……相對的世間冷暖、人塵滄桑，這般寫著生命。

這篇散文，初讀平實，再讀深切，三讀則浮現甘苦、悲歡互見的殊異和溫暖……。

童年見之父親，駛著運送工作器物的小發財車，南北來去，似若悠遊，童心不諳大人現實世界的勞苦，彷彿一次雀躍的外出郊遊。

父親駛著小發財車，從焊接鐵工到轉賣米腸包醃腸……建築業由包商全攬後，呈現半失業，想是悵然的父親；作者看入內心，遂一一記載，從前和現今的勞動小史事。

這是一篇平實、溫潤的好散文，沒有誇張的炫技，蓄意雕琢，呈現臺灣做實人的堅韌和勇毅，是值得特別予以推薦的佳作。

如此平實，如此溫潤！



陳秀玲

〉 作者簡介

一九六九年生，在高雄出生、成長、長成，目前在淡水教書。

〉 得獎感言

總在下班後，自己開著四輪轎車在淡金公路上，紅燈亮了，煞車停歇的數十秒，習慣看著周遭的各種車輛，對藍色車頭的發財車，我總是深情以對，更觀察車篷內動靜，或有二、三孩童，或是工人們，抑承載各式什貨，自己臆測他們可能在歸家途中或趕赴他處？他們，有人稱中下階層，可是個人不以為然，因為大家同在名曰生活輸送帶上汲營奔走，彼此相連又不相連，我試著將這樣的想法寫出。同時，紀念成長期間，深深體會生計之深有十五層樓高的心情。

謝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這平台，讓我寫下在這土地長成如今樣子的記錄……

沙島物語

· 倪惠娟

一、赤竹仔

前面臨港，背後靠海。古老的漁村看不到一棵荊竹。不論在頂赤竹或下赤竹，荊竹開花一片火紅的美麗風光，消失得無影無蹤。埋豎荊竹抵抗倭寇的平埔族馬卡道人，早已棄海而去。後到的泉州人應會廣植荊竹，藉以防風定沙並保障聚落安寧。久而久之，蒼鬱成林的荊竹遂成爲地名了。

童年時，我未曾在聚落見過荊竹，只對瀉湖上的老竹筏印象深刻。荊竹雖不復見，泉州人卻用血緣取代荊竹，築起一道銅牆鐵壁，阻擋外人。陳氏宗祠成爲凝聚血脈力量的堡壘。任何與聚落毫無血緣關係者，都被視爲異類。村人異樣的眼光或流傳的耳語像荊竹枝節上銳利的尖刺，足可將人刺到遍體鱗傷，心頭淌血。沒有堂號，沒有族譜者的命運，注定了聚落裡流浪。八歲的我，不了解血緣究竟爲何物。怪異的稀姓和謎樣的身世讓寄居的我們，淪爲村人茶餘飯後的話題。母親總是一百般忍氣吞聲，低調進出流言紛飛的封閉聚落。在那段被排擠的童年歲月裡，唯有黃槿樹下麗玉的大宅院是我們的避風港。開滿黃色杯狀花的老黃槿，慈悲地包容一切，庇護所有的流浪者和失根的人。

成爲異鄉人的我，經常回到沙島尋根。如今的赤竹不再是堅固的血緣聚落。麗玉的家早已夷爲平地。遠近馳名的萬三海產在她的土地上，餵飽如潮水般湧入的老饕們和觀光客的胃。再堅固的牆

也難以抵擋潮浪侵蝕，再濃厚的血緣也會被大海稀釋。古厝廢墟旁的老黃槿依舊伸展茂密的枝幹，歡迎所有的歸人和過客。

二、無根藤

沒有根，卻含葉綠素，伸出纖細的莖，不斷地分枝，再彼此交錯纏繞，織成一片黃綠或橘紅的密網。這是沙島上最具謎樣色彩的纏繞型半寄生性樟科植物。蠕蟲般細莖纏住蔓荊、馬鞍藤、咸豐草。吸器穿入寄主維管束，獲取充足的水分和礦物質。夏秋之間盛開美麗的黃白小花，圓潤的果實散發苦淡的樟腦香。在珊瑚礁石灰岩壁植被上或沙灘荒野中，只要有一小片得以容身的鹽分土地和可依賴的寄主植物，無根藤就會以單純的生存本能緊緊纏繞住寄主，展現求生的意志，直到寄主枯槁死亡。

他是聚落裡唯一沒有根的人。即使島北的大陳人都還能帶著宗譜和記憶一起逃難撤退。昭和七年，出生不到六個月的小男嬰，還來不及記住父母的模樣，生父就過身。生母將他過繼給沙島的遠房親戚後，就幾乎失去聯絡。那是大戰剛結束的夏日，養父開著動力船出海捕魚，從此一去不回。被迫改嫁的養母，拋下他。少年從旗后町流浪到綠町，再落腳在海茄冬沼澤畔的血緣聚落。村人不曉得他的來處，只知道他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卻是聚落裡唯一熟日語、識漢字的人。憑著養父傳授的捕魚技能，他和村人去討海。不論是討網海，或是討釣海，只要能生存，再如何艱辛冒險與風浪和大魚搏命，都得以在大海中抓住任何一根浮木。

昭和之歌一首接一首在他耳際縈繞迴盪。早逝的兒子，唯一的命根，已隨風遠颺。夜裡，他偶爾夢見自己蜷曲在母親的羊水子宮中，彷彿一艘盪漾在無垠大海上的鮪釣船。說他剋父剋子，沒有族譜，沒有宗祠，沒有祭拜歷代祖先，無祖無厝，諸多糾纏不清的孽緣和責難，像強力附著的吸盤，讓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堪負荷。如果生命可以回到原點重新開始，他但願自己是一棵有根系有血

脈、枝葉茂密成蔭的大樹，牢牢地扣住泥土，不再飄泊，不再仰賴任何依靠，更不會失語，失根。

三、菟絲子

吐出左旋纏繞的絲狀莖，糾住沙灘上的草本植物，甚至纏住無根藤，重寄生。無根，無葉。柔軟的身軀趴在地上，可憐模樣讓人既同情又迷惑。纖細柔弱的莖伸出敏銳的尖端後，便迫不及待尋找寄主植株的氣味和方向。一旦攀住寄主，即像鬼魅般纏繞不放，細莖再不斷地生出吸器，侵入寄主韌皮組織掠奪水分、養分和礦物質。當大量繁衍蔓延的細莖交織成一片金黃色，完全理不出頭緒的絲網時，寄主的性命也岌岌可危，甚至乾枯死亡。至於包藏禍心的菟絲子早已趁早抽身離開，繼續尋找下一個獵物。

海風強勁地吹向沙灘，拂過平原菟絲子纏繞馬鞍藤的沙灘荒野，再穿越礁石砌的牆。阿麗尖聲淒厲的哭喊，彷彿一株衝向天際燃燒殆盡的瓊麻花軸，深深地穿入寂靜的夜空。阿麗大我五歲，才剛從隔壁中洲聚落嫁到村裡，住在面港的大宅院。在菟絲子綻放淡黃色鐘狀花的季節，她會徘徊荒野埋頭拔採，因為婆婆愛喝菟絲花莖煎煮的藥水。坎坷的命運像絲線緊緊地纏住阿麗。阿爸出海失蹤，姊姊和渡輪一起栽進港口水域中，化作林投林外墳塚內的二十五位淑女之一。本以為找到好依靠，沒想到公公和丈夫卻在海上發生火燒船，連同船骸餘燼一起葬送大海。婆婆咒罵她帶煞，剋父剋夫。厄運如瘋狂寄生的菟絲子，輕易地嗅聞到阿麗悲傷的氣息，然後以鋪天蓋地的濃密絲網覆蓋住阿麗的一切，包括阿麗青春的肉體和一顆荒蕪的心。

十三歲的我才剛進入豆蔻年紀，還不識真正的愁滋味。正值花樣年華的阿麗，已從新嫁娘變成寡婦。殘酷的命運之神吐出絕望的絲，將阿麗纏到無法呼吸，容顏枯槁，心如死灰。討海的大家族僅剩下幾個瘦弱的女人、小孩、辦不完的葬禮，以及像海潮般，永無止境的哭泣聲。

四、馬鞍藤

在沙灘上綻放著旋花科特有的漏斗狀紫紅色合瓣花，宛如一支支小喇叭朝向湛藍大海，伴著海風和浪濤一起吹奏美麗的樂章。爲了抵抗強風與海潮，節節生根的藤莖匍匐地面或鑽入細沙，縱橫沙灘、礁岩和礫岸。豔陽高照的藍天下，壯麗的馬鞍藤紫紅花海讓海濱草本精靈們，都必須向這位沙灘皇后俯首稱臣。可惜的是，花朵雖嬌豔，卻朝開暮謝。若不幸遇到無根藤和菟絲子的寄生糾纏，再堅韌的藤本生命也會走向滅亡。

阿麗未出閣前，是一朵燦爛的花；嫁到聚落後，人生變了樣。我經常見阿麗穿越電石渣壩塘密布的海岸，坐在馬鞍藤盤據的沙丘上凝望大海，彷彿正在尋找丈夫返航的船隻身影。厄運如天譴般的糾纏，加上婆婆銳刺般的詛咒，讓她身心備受煎熬。有一天，阿麗發瘋了。她從海邊狂奔回聚落，頭頂和身軀纏繞著數不清的菟絲花莖和紫花馬鞍藤，像風一樣穿梭在聚落迷宮般的狹窄巷弄裡，不停地喃喃自語，不斷地傻笑。村人議論紛紛。有人說，阿麗一定是中邪。也有人說，阿麗被木麻黃林外防空壕和荒塚的惡靈附身了。在樹下織網的花蕊姨總是嘆氣說：「十八歲就守寡，真是歹命查某。」我常在傍晚放學的路上，被突然從林投灌叢竄出來的阿麗嚇到呆住。有幾回，被她瘋狂追趕的妹妹甚至需要母親帶去收驚。又一個夏日午後，阿麗突然失蹤了。不久，有人在島北山腳下的礁石岸邊發現她被潮浪浸溼，身上裹著薄衣，冰冷的軀體纏繞著雜草和紫花馬鞍藤，水晶般的容顏竟還帶著一抹蒼白的微笑。阿麗終於擺脫糾纏不清的夢魘，用死亡結束人生。聽說，阿麗至今仍會在日出或薄暮時分，站在菟絲糾纏馬鞍藤的沙灘上看大海。夜半出海的漁民甚至還看到阿麗靜靜地坐在珊瑚礁岩上，梳著長髮，輕聲歌唱。紅顏薄命的女人像一朵朝開夕謝的花，被風吹落地，化爲一則流傳海濱聚落的孤娘傳說。

五、寄居蟹

沒有殼，無法自己建造殼屋，卻縮進別人製造的殼。半硬半軟的肉身是甲殼綱寄居蟹必須接受的演化宿命。爲了隱藏柔弱的腹部，堅硬的殼是最佳的保護。終其一生，寄居蟹都藏在腹足綱軟體動物螺類的死殼裡生活，並隨著成長不斷地尋找適合棲居的空殼。一年到頭，牠總是忙著躲藏、尋殼和換殼。即使擁有鐵甲般的上半身和堅硬尖細的螯腳，若失去殼，就無安全感。所以，不論是厚重的或輕盈的殼，只要可以背著到處走，都被牠視爲寶貝。大海漂來的空螺殼，甚至陸地上的蝸牛殼，都能成爲暫住的居所。擁有殼，即擁有宇宙。棲息在潮間帶砂質灘地或海岸林灌叢內的寄居蟹，是沙島海岸最沉重的漫遊者。

玲子沒有自己的家。她是聚落裡唯一無殼的女人。如果父親沒有賣掉魚塢、磚瓦窯，連同母親的三十甲土地嫁妝，她或許仍住在府城鄉下大宅院。如果父親未被誣陷通日通敵罪名而去坐黑牢，她也不會流落港都，更不會來到風浪滔滔的沙島。爲了尋找棲身之處，她帶著孩子們穿梭聚落。只要能避風避雨，就隨遇而安。她換過聚落內各種不同的厝：土角厝、磚瓦厝、薄板木屋、三合院灶腳，甚至鬧鬼的宗祠小閣樓。她還記得，在離開沙島前最後的居所是水泥小洋樓。但這畢竟都是別人的家。賣米的九霞孀常來催繳房租，還屢次對她大聲咆哮，並嘲諷說「寄生仔占古螺仔殼」。玲子無力招架，只能縮進屋內躲藏。男人去討海，鮑釣船一出海至少半個月。無枝無葉的她，四處奔波籌錢。撤退到島北的大陳義胞都能分配到房子安身立命；她卻宛如顛沛流離的逃難者，不斷地寄人籬下。花蕊姊曾經苦勸她，離開聚落，離開島。但是她連人力三輪車的車錢都付不起，遑論坐船到對岸。

「嘿！嘿！嘿！嘿！一隻鳥仔哮喘救救……」夜深人靜時，玲子總是輕輕地哼唱這首歌。找嘸藪的鳥兒啊！該去哪裡歇息？幽怨的曲調道盡她有路無厝的心酸。世界之大，卻無安身之處。她多麼渴望有一天擁有自己的窩！不須搬家，不再流浪，更不再像蟹族一樣，永遠寄居在螺族的死殼內，尷尬地

生活。

六、領角鴞

「不——不——」的單調鳴叫聲，誰能聽得懂？在黑夜中豎起角狀耳羽，瞪著一雙火紅大眼睛，獵尋蛇鼠蜥蜴的夜行性猛禽，展開寬圓的羽翼，安靜無聲地在森林中飛行。領角鴞是海岸季風林最神祕的夜行者，叫聲和身影既陌生又熟悉，像故人在夜夢中輕聲召喚異鄉人。

國二那年，來自旗后的阿雲提著鳥籠來上課。籠裡的怪鳥扁著一張臉，雙眼緊閉，完全不理睬正因牠引起騷動的喧嘩吵鬧。那是阿雲神通廣大的哥哥趁颱風來襲，冒著被逮的危險進入旗尾頭仔，在血桐林內捕獲的貓頭鷹。她還炫耀每天須餵三斤豬肉！阿枝說她真羨慕每餐有豬肉吃的貓頭鷹。對我們這群來自南方漁村的孩子而言，豬肉是奢侈品。母親偶爾會帶一塊肉回來，但那是向刮豬琴賒帳十塊錢才獲得的美味。然而我更欽羨阿雲擁有一隻來自海岸森林的貓頭鷹作伴。聽說，貓頭鷹了解那座山的一切和隱藏在山裡的祕密。擁有一隻貓頭鷹，彷彿同時擁抱一座山和一片海。

十五歲的我，沒膽量遠征旗后，因為須穿越淒涼的林投灌叢、公墓荒塚及木麻黃防風林，更別提被軍事管制的山頭。山是禁區。旗后山比大海更遙遠，更神祕。將離開沙島時，阿雲眼眶泛淚說，她很想將貓頭鷹送給我，好讓我睹鳥思人、回憶沙島的山與海。我多希望能收下貓頭鷹解鄉愁！天光隱沒的夏日，阿雲站在渡船頭向我大聲說再見。迎面撲來的海風中，我彷彿聽到領角鴞「不——不——」的叫聲。那是我最後一次記住阿雲的長相，圓溜的大紅眼和扁平的大鼻臉，竟像極了領角鴞！渡輪搖向哈瑪星時，我也牢牢地記住旗后山的模樣。

中年的我再回沙島時，阿雲早已不知去向。解除軍管的旗后山成爲我的聖山。血桐林仍舊茂密。數量頗多的蜥蜴蛇鼠應足以確保領角鴞棲息繁殖吧？牠一天到底吃多少肉？我如此思忖著。領角鴞會在星夜乘著海風飛行嗎？會在暗夜濤聲中對著月亮歌唱嗎？走著走著，「不——不——」的三聲

單音突然從山頭上密林傳出來，伴隨海濤單調的節奏，響徹黃昏寂靜的海岸。呵！那是領角鴉的叫聲？還是阿雲的呼喚？呼喚我走進那已逝的年少時光……

七、斑頸鳩

沒有華麗的羽毛，毫不起眼的灰褐身影讓牠幾乎被眾聲喧嘩的世界遺忘，然而從暗紅色的喉嚨裡卻迸出低沉富磁性的叫聲。一旦豎起耳朵細心聆聽，餘音裊裊的斑甲聲肯定令人無法忘懷。「咕——咕——咕——」三聲鳴劃破天空，旋律由高而低，雄渾嘹亮，曲調悠揚，音色純淨，不帶一絲雲彩。簡潔的音符像密布在黑色後頸上的珍珠狀白色斑點，串起一首如歌的行板，清澈似笛簫樂音的天籟充滿古早的召喚。斑甲啊，斑甲！沙島大地上最孤獨的吟遊詩人，彷彿訴說著一場熟悉又模糊的夢，一段似近似遠的往事，隱藏著淡淡的鄉愁和思念。

熱愛旗后山的弟弟最聽得懂斑頸鳩的歌聲。他說斑甲的叫聲是那麽恬靜悠遠，彷彿可聽到浪濤正在耳邊拍擊寧靜的海岸。傾聽斑甲伴隨海浪節奏此起彼落歌唱時，煩躁的心頓時即沉浸在一片深邃湛藍的大海中，孤寂的幸福感會在神祕與寧靜的氛圍裡如潮水般湧現，一寸一寸滲入肌膚。我們在小葉欖仁淚灑大地的春日裡，回到沙島追斑甲，聆聽斑甲念歌詩。正在榕樹林覓食的麻雀和白頭翁，發出嘈雜喧鬧聲。穿越隧道後，熟悉的三聲啼轉透露一隻斑頸鳩棲息在木麻黃的行蹤。隱藏在草海桐的同伴隨即回報低沉的「咕——咕——」二聲鳴。高音與中低音的和鳴是沙島最扣人心弦的二重奏。我們總是在珠頸斑鳩迢遞悠遠的詠唱中，看著一波波湧浪，直到金星懸掛在海崖上。

初秋清晨，我再度行走在海岸季風林。斑甲歌聲依舊響徹雲霄，悠揚不輟的旋律淹沒眾鳥鳴聲。「咕——咕——咕——咕——」，四音階的曲折鳴轉彷彿片片落葉隨著風的流動，錯落有節地自雲端輕輕飄下。那應該是告別枝幹，和風一起去遠行的弟弟，送給我最美麗動聽的秋日詠嘆調吧！「咕——咕——咕——咕——」，今日聽起來，多了幾分孤獨與滄桑。再會吧！無法再歸巢的斑頸鳩啊！我心愛的遊唱詩

人，再見了！

八、紫斑蝶

張開宛如天啓的寶藍色翅膀，循著遷徙路線抵達大武山系的溫暖山谷，集體越冬棲息，只爲了在隔年春天延續世代生命。一棵棵掛滿紫斑蝶的蝴蝶樹凝聚演化的生命之謎。四月初，倖存的個體再度沿著春季蝶道各自展開新的奇幻旅程，飛向食草和蜜源植物充足的繁殖地。春日將盡時，陸續羽化的紫斑蝶穿梭於亞熱帶季風林和海岸林，開始追逐夏日的光線和氣流，然後在每個舞動的瞬間變換著藍靛紫色的光芒，點綴在藍紫羽翼上的白斑像翻飛的海浪。這是沙島海濱閃耀神聖藍光的鱗翅目精靈，遇見牠，靈魂也會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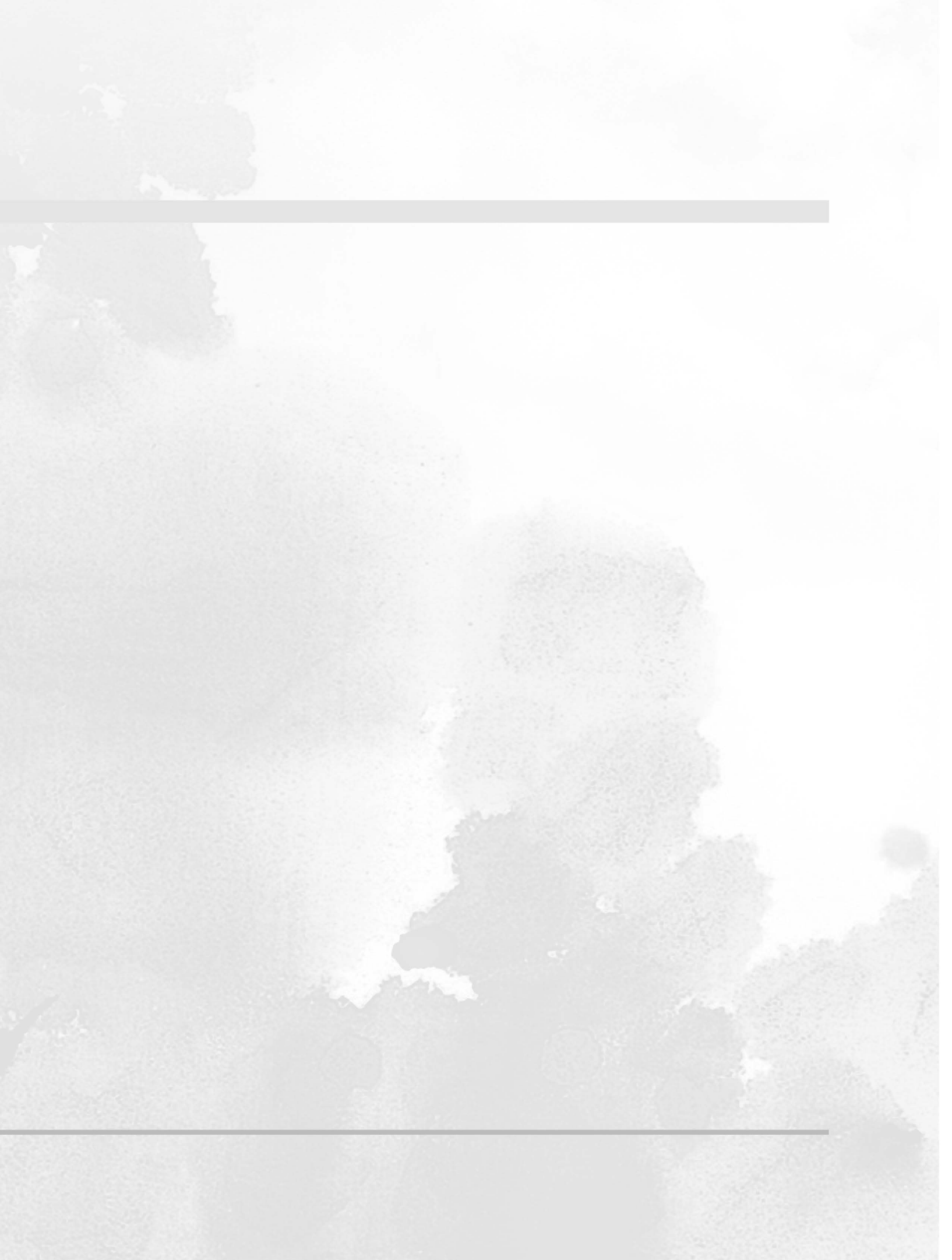
他的一生像蝴蝶一樣都在險境中度過。在薄板木屋出生的早產兒，一個月沒睜開眼，明華醫生搖搖頭嘆氣離開了。奇蹟般見到光的小孩好不容易長大，翅膀卻承載太多沉重的生命負擔。被禁錮在玻璃藥瓶內的肉身像一隻折斷翅膀、鱗粉剝落、耗盡脂肪體的紫斑蝶，無法離開越冬的幽谷，繼續完成另一段長途飛行。蝶樣的人生，既短暫又絢麗。在七彩花朵繽紛如雨的彼岸天空，藍色琉璃光是否正閃亮？

初夏薰風揚起時，我獨自踏查海岸季風林，記錄去年發現的紫斑蝶棲地。山腳下向海的白水木林內，數十隻斯氏紫斑蝶和小紫斑蝶，以及混棲的琉球青斑蝶正隨著滲透葉隙的陽光，時而振翅伴隨滑翔，時而攤開翅膀吸收熱能，跳起幻彩之舞，從枯葉般的黑褐色調轉變爲不同層次的水藍、深藍、淺紫和濃紫。我以爲守住這片富含植物鹼的海岸林，就能擁有沙島最神聖的光之殿堂。夜夢中，寶藍色的蝶翼在我腦海裡顯影，久久揮之不去。那究竟是蝶，還是早逝弟弟的身影？用無比堅強意志和柔弱身軀追逐神聖藍光的生之鬥士啊！但願我是一朵可以让你停憩的藍花，承載○·五公克的重量是我最甜蜜的負荷。

九、灰黑沙

究竟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源自島嶼中央背脊黑色片岩、黑色頁岩和灰色砂岩被磨蝕的碎岩屑和沖積土，經河流搬運流入大海。砂泥質沉澱物堆積於遠岸深海或近岸淺海，被翻攪的海浪和沿岸裂流依季節風向搬來搬去。充滿傷痕的灰黑沙再以各種粒徑、比重、密度、色調，在海灘層層堆疊來自諸山、溪流和海洋的歷史軌跡。

黑色海濱是各種灰色的總和，像一顆懷著不同憂傷層次的心。雙腳一旦踏上柔軟細緻的灰黑沙灘，就彷彿深陷古老的黑洞。聽說，沙子也會哭泣，在起風的時候。早逝的弟弟沙漏已盡，化為生命之河的微細塵沙，隨風遠去。聽說，沙島的沙有磁力，可提煉回憶。擁有它，就擁有一切。從遙遠異國返鄉的大姊帶著小孩，輕輕地掬起一把又一把的灰黑沙，裝在玻璃瓶內，封住所有的想念。這是故鄉最獨特的沙，沙島的根，怎可忘記！



評語
李志蓆

這篇散文寫沙島旗津，全文共分九段，以植物和鳥獸意象喻人，緬懷旗津人事種種，自有其創新之處。作者自然知識豐富，描畫細緻，文中談及之鳥獸植物或岩沙地質，均為旗津本色，亦為這篇作品增添不少的可讀性。

當中「赤竹仔」寫旗津聚落的宗族性；「無根藤」寫無根飄零的老人；「菟絲子」和「馬鞍藤」寫命運乖舛的少婦阿麗，剋夫剋父的傳言終將她逼瘋、逼死；「寄居蟹」寫沒有家的玲子；「領角鴉」寫國中同學阿雲；「斑頸鳩」和「紫斑蝶」兩段寫早逝的弟弟；「灰黑沙」寫作者和大姊對故鄉的回歸。整個結構可謂觸角廣泛，涵蓋面甚廣。

唯一缺點，在於形式排比太過刻意。文中每一個主題，寫得深入，都可以獨立謀篇而成佳作；但放在一起篇幅不多，以至於每個段落的人物刻劃都不夠深刻，故事或背景亦都不夠完整，此亦為十分可惜之處。



倪惠娟

〉 作者簡介

出生於高雄市旗津。畢業於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
曾獲「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優選，「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評審獎。

〉 得獎感言

我以為書寫應該是一種召喚，可以召喚出不同時空的時代圖像與人生風景，並且讓自己進入一個無限寬廣和想像的文字世界。

練字 · 蘇園雅

午餐過後，客廳有一種閒適恬淡的氛圍，隨著吊扇的運轉漫開。電視的播報聲輻射催眠，父親與阿嬤陷在椅中，兩人的眼皮緩緩垂下，不久便呼出規律的鼻息。

我隨意翻閱桌上的書報，發現父親隨手壓在報紙下的筆記本，上頭寫了些短句：心事誰人知／阮不是故意／感謝妳的陪伴。頓時心頭一緊，瞥向進入熟睡狀態的父親，思忖他是否遇上中年危機，有難言之隱？印象中，父親平日大抵就是叨念一些生活瑣事，鮮少向家人吐露心事，而我們大概也不習慣對彼此的剖白。壓不住心中的疑惑，我試探性的詢問一旁的母親怎麼回事。她盯著電視上的名嘴開講，淡然的回應：妳阿爸在寫要練唱的歌名啦！我聽了恍然大悟，啼笑皆非。是啊，父親一直有練唱與練字的習慣，且頗自豪蒼勁有力的硬體字，報紙的空白處常見他練寫的新聞標題，寫畢還會自顧自的欣賞一番。

父親有一張剛毅的臉龐，有稜有角的輪廓與強硬的性格相互疊合。一直以來，家中大小事皆依父親的指示運行：櫥櫃裡物件各有所位，不得擅動；買外食必用家中器皿裝盤才可食用；東西壞了要立即修繕，不可拖延；鞋子擺放有一定方位，切忌擾亂；寫字力求工整清晰，潦草不得。

一切一切，是謂規矩。

多年前，我到外地求學，父親每隔一陣子便會提筆寫信給我。藍色的字跡，洋洋灑灑的鋪展整面紙頁，從中好似可以揣想父親握筆時的果斷、裝進信封前檢查有無錯別字的神情。父親的來信，

曾在寢室間引起一段騷動，因為字裡行間的「吾」「汝」等字，讓身處火星文時代的同學們驚訝連連：這不但是家書，還是古書啊！信件中的噓寒問暖、家中狀況、反覆叮嚀與深切期望構築了起承轉合，看著條理分明、詞句流暢的內文，彷彿父親在我面前叨叨絮絮，顯影出他時而擔憂時而嚴肅的表情。人與字不可思議的貼密互置。

客廳被睡眠籠罩為一座不得驚擾的巢穴，但屋外偶有機車引擎發出拔尖刺耳的聲響，父親仍不聞其聲，雙眼緊閉，身軀不動如山；阿嬤也不受其擾，身子微傾，雙手放在扶手上，睡成一座沉思的雕像。

母親戲謔的說，他們倆不虧是母子，到哪都很好睡。

我看著父親和阿嬤，心想他們雖相像，面對文字的態度卻截然不同：父親對於文字的世界自滿而積極，阿嬤則拒絕叩門而入。

阿嬤總是怨嘆自己目不識丁，被阿公恥笑為「青瞑牛」。有時見我讀報，她會好奇地問我在看什麼？偶爾她會拿起一張散落的報紙，將臉湊近密密麻麻的鉛字前，彷彿要從中嗅出什麼蛛絲馬跡。有次阿嬤在文字方陣逡巡一陣後，滿懷歎羨的問我：這些汝攏看有喔？我點點頭，對她大略說明報紙上描述的事件，眼睛卻怎麼也離不開阿嬤手上那張拿反的報紙。

有一陣子，阿公病重住院，阿嬤隨侍在旁，以醫院為家。病房裡時常散發一股黏稠的氣味，那是消毒藥水、尿液與絕望混雜的味道。阿嬤身處其中，宛如吸收了那些負面氣息，面容枯槁，憂傷揮之不去。

我想要阿嬤快樂一點，於是帶了筆記本和原子筆到病房去，要教阿嬤寫字。我以為，如果她在阿公的面前學會寫字，阿公就不能再喚她「青瞑牛」，她就能彌補此生的遺憾。

我在紙上寫下斗大的阿嬤的名字，她只需依樣畫葫蘆，可阿嬤知道我的來意之後，將紙筆推開，直嚷著要不要不要！我感到震驚且疑惑，不懂為什麼阿嬤的口氣和手勢，皆示意著如此頑強

的拒絕。

幾個月後，阿公走了。當時以專橫著稱、不時訕笑阿嬤的阿公，在生命的尾聲最常呼喚的竟是阿嬤的名，令人百感交集。

而阿嬤仍是阿公口中的青眼牛。

父親熟睡時仍帶有肅嚴之氣。記得小時候，有天我和妹妹嬉戲將他吵醒，他發狂似的辱罵三字經，此後我便在心中割劃了一個保衛自己的距離。

父親常自負的說，因為他有規矩，家中才能保持清爽潔淨，事情才能順暢無阻。我的隨性卻因而背負起「沒規矩」的罪名，父女從爭辯到沉默，一道防線悄悄滋長，兩人仍繼續用對立餵養它，時間漸漸將防線壯大為一道堅硬冰冷的壁壘。我站在自己的場域裡，悻悻然瞋視父親身上的驕傲外殼。

離家那幾年，父親第一次與我通信，我可以感覺出他釋出的善意和關心，父女間的距離彷彿拉近了一些，然而時日一久，信件內容演變為千篇一律的瑣碎，彼此只是不斷複製或替換某些文字來敘述同一件事，我對於獨立的追求與多采多姿的生活，也讓魚雁往返的次數逐日縮減。正當我已習慣近乎貧瘠的書信交流，一封電子郵件，讓平淡的心情有了波動。

那天，我在宿舍裡開啓那封標有我的小名的電子郵件，內容只有短短幾行字，我卻重複讀了不下十次，反芻出許多複雜的情緒。

「爸已經叫弟弟幫我申請信箱，以後妳可寄信給我，可是我打字很慢，注音拼字很差，要寫封信可能要很久，我現在慢慢的在練習學習電腦」

字句的精簡與父親平常的殷切口吻大相逕庭。

聽弟弟說，父親自從知道我們慣用電子郵件後，便開始詢問電腦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他也想跟上時代。然而，面對冷硬的機殼與繁雜的按鍵，父親摸索的過程有如纏繞的線路，躁亂而冗長。況且要打一封信，光是知道注音符號的位置還不夠；父親總納悶，爲什麼按「ㄅ」就是打不出「吃飯」？

鍵盤上的ㄅㄆㄇ雖然毗鄰而居，但若釐不清卷舌與否，是會讓人尋字千百回的。

父親的老花眼無疑是雪上加霜，使打字這件事宛如設了重重關卡。經歷費時耗力的奮鬥，平時注重修辭的父親已不在乎文句是否通順、標點符號是否正確，他只求能在鍵盤中，搜尋到讓國字顯示於螢幕的符號。

某天放假返家，我看見父親坐在電腦前，用一隻食指按壓鍵盤，指尖在抬起與落下之間凝滯著猶疑的緩慢。父親打完幾個字後扶著眼鏡檢視，只見他一會兒搖搖頭，一會兒又拿下眼鏡，緊貼螢幕，冷白的螢光映照在一張困惑的臉上。這一刻，父親看似牢不可摧的驕傲外殼崩解潰散，在電腦前，他無助的曝現內裡的脆弱。

爾後接連收到父親寄來的電子郵件，欲表達的文字，被沮喪及挫敗蠶食，最後只留下「打字稍微快快點」、「要準時吃飯」這類錯字夾雜的短句。

我看到父親的毅力，也看到他的無力。

螢幕上那些整齊端正的制式字型，是父親怎麼手寫練習都望塵莫及的，電子信件中不再浮現父親豪氣自滿的姿態，他被科技澆熄了自負的氣焰，在龐大的數位國度裡，成了一位踽踽獨行的學步者。

而今當我又站在自己的堡壘上睥睨一切時，這段記憶常成功柔軟我內心的質地。父親的親筆信與電子郵件被我收藏著，偶爾取出細讀，仍可清晰的感受到當初的真誠與感動。現在，當我與父親又因爲某些衝突關係僵化，這份悸動就成了一種溫暖的聯繫，讓我得以去反觀與自省，適時的將我從冷酷堡壘喚回。

而阿嬤對文字的遺憾和排拒一直讓我困惑，直到前些時日，阿嬤因眼疾就醫，我才知道她患有白內障。原來，阿嬤的視野一直是一片迷濛，這足以解釋為何她看物件都得傾身貼近，同時也不禁懷疑，阿嬤一直拒絕練字，是否與她根本看不清有關？

手術過後，阿嬤的視力有了大躍進，以往被雲霧籠罩的萬物殘影，都有了清晰的輪廓。阿嬤每天東瞧西看，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常笑吟吟地向我敘述她的新發現。凝望阿嬤暖烘烘的笑靨，欣慰疼惜之感一湧而上。

阿公去世後，阿嬤日漸削瘦，呆坐客廳面無表情，用沉默凝聚她的一天。阿嬤重生的視力，為荒蕪的心境射入一道曙光，我想應該有什麼東西可以因而復甦，或許，她還可以為自己「再活一次」。

我兀自臆測：如果阿嬤識字，便不會抱憾終生；如果她會練字，就不會感嘆一無所用。我在腦中交織著美好願景，隱約看見阿嬤在裡頭綻開笑顏，激起我想要幫她達成識字夢想的動力。回想阿嬤排拒寫字的畫面，暗忖著，既然視力的障礙已解除，我得找一個機會，再試一次。

那天阿嬤的胃口很好，碗筷碰撞間夾雜了爽朗的笑聲，我見天時地利人和，機不可失，趕緊拿出紙筆要教阿嬤寫字。這次，阿嬤筆是握住了，卻在寫了一橫後將筆丟在一旁，滿臉不悅的嚷著我袂曉寫啦！她嘟起嘴巴，將臉瞥向一旁，十足的賭氣貌。我趕緊安撫她，說不會寫沒關係，對了，阿嬤妳不是會寫數字嗎？阿嬤這才拿起筆，緩慢而仔細的寫下 1 2 3 4 5 6 7 8。

我怔怔地看著那列數字，喉頭鼻腔好像被什麼堵塞著。

小時候，看見父親蒼勁有力的連體字，覺得那是「大人」的字，常興起模仿的慾望，刻意將字體寫得潦草然後自得其樂。如今看見阿嬤的 1 2 3 4 5 6 7 8 在紙上輕輕顫抖，與孩提時的字跡極為相似——阿嬤寫的是「小孩」的字。我知道那拙稚的筆跡是阿嬤唯一會寫的字，唯有數字，阿嬤能有自信寫出來（她曾在大家樂盛行的年代，不斷抄寫明牌號碼）。只是阿嬤用蒼老的手，寫下初習字時最原始生嫩的筆跡，這樣的對比，還是讓我的鼻腔眼眶瞬間溼熱。

寫完後，阿嬤將紙張遞給我，羞赧地低下頭，剎那間我湧起一股無以名狀的罪惡感，驚覺自己

是否披著孝順體貼的外衣，在執行一件渾然不覺的殘忍行徑？也許阿嬤早就認命的覺得這輩子就這樣了，寫字這件事就留到下輩子再來重修。畢竟，橫撇豎捺的國字對她而言是一道難解的密碼，說不定阿嬤還會擔心字型的優劣，我卻頂著冠冕堂皇的理由，要阿嬤卸下長者的自尊……

我大力讚賞阿嬤的字有夠水，不再強迫她學寫自己的名字。

將阿嬤的字摺疊收好，也將自己的自以為是摺放縮小。阿嬤的快樂，或許不該由我的想像來創造。

午後一點三十七分，電視上的名嘴正在抨擊某個社會時事，抑揚頓挫的語調，依然震不開打盹的氣場。父親與阿嬤一前一後，做著各自的眠夢，而睡意的觸鬚，不知不覺已蔓延至母親這兒來，只見她呵欠連連，對節目內容顯得意興闌珊，遂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客廳倏地靜默，同時也啟動了另一個機制：父親永遠會在此刻醒來，眼神迷濛的辨識所在的時與地，然後訕訕的笑道：我沒睡去喔！一旁的阿嬤則會在父親起身的瞬間驚醒，故作精神的對父親喊著：你袂來去睏啊喔？來證明她剛剛一直是清醒的。

我與母親相視而笑。一種心知肚明但誰也沒說破的往來對話，每天在客廳反覆上演。

我想，無論對練字的態度是積極或消極，父親與阿嬤都擁有對應生活的一種模式，多年來，他們遵循自己的方式而成為他們自己，過著驕傲、樂觀、期待或遺憾的日子，未嘗不是一種平淡安穩的幸福。

看著睡眼惺忪的兩人，我彷彿可以預見：翌日，父親仍會捧著筆記本抄抄寫寫，阿嬤依舊羨慕他人識字的能力，然後他們會一起在恬淡祥和的午後，睡去又醒來，一如往常。

評語
陳列

全篇的敘述位置設定在某個午後的家中客廳裡。文章開始，畫面是昏昏睡去的父親和阿嬤，以及身旁「盯著電視上的名嘴開講」的母親；結束時，「呵欠連連」的母親終於關掉電視，父親和阿嬤則相應地「永遠會在此刻醒來」，並且一副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睡著了的樣子。就在這樣的睡與醒之間的短暫時段裡，敘述者在幾次描繪眼前的景象之外，更從練習寫字這樣的行為角度切入，一方面敘述了自己對一切講求規矩、驕傲自負的父親如何從抗拒和疏離轉為「內心的質地」終於可以「成功柔軟」的因由和過程，一方面則回想自己為了解阿嬤這位「青暝牛」寫字所引起的不悅和終於「將自己的自以為是摺放縮小」的領悟經過。全文結構精緻，而且極富巧思地善用了許多組未曾明言的對比，鋪陳有序，裁剪組合，簡明流暢而自然，人物鮮活生動。敘述者分別與之和解後的父親和阿嬤，這時在客廳裡，「睡眠惺忪」，將會「一如往常」，繼續「遵循自己的方式而成為他們自己」，溫馨感人。



蘇園雅

〉 作者簡介

一九八四年生，高雄人。二〇〇七年開始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曾獲時報文學獎、高雄市青年文學徵文入選。

〉 得獎感言

更多時候，作品是封存在電腦硬碟中無人知曉的。因為身邊有許多鼓勵的聲音（包括這次通知我得獎的那通電話），我才能持續的寫下去，謝謝你們。

手勢 · 游善鈞

看著照片，我看見你舉起右手手臂，疤痕還在相同的地方，沒有隨著時間長大，手掌微張，似乎正準備蜷縮起來，於是周遭空氣顯得緊繃了些，照片裡的景物輕微搖晃，我思索那即將握緊的手，以及深刻的褶皺，裡頭究竟會有什麼。

你摳下咖啡杯上的貼紙，問我在想什麼，我說我在回想，你還必須喝幾杯咖啡，才能換到你想要的禮物。誰叫你不幫我喝呢，你撒嬌說著，我將黏在你指尖上的貼紙撕走，抽出口袋裡的悠遊卡，貼上去，把原先的史努比蓋了起來。

報復一樣，你將我手裡的悠遊卡抽走，可憐的史努比，你說著，躺在我的大腿上，悠遊卡遮住你的嘴唇，史努比、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凱蒂貓——在那隻貓之前是什麼？撫摸著那層層疊疊的貼紙，你一一數算我以往貼上的貼紙。小叮噠，我回答。你盯著我瞧，笑出聲來，你震動著我的身體，我卻無法確定是不是從你嘴巴發出的聲音。你如果拿這張悠遊卡去服務台，他們不曉得會不會沒收你的訂金，你移開悠遊卡，幾乎要擠出眼淚一樣，我看見你在笑。

我讓你的嘴唇在我的嘴裡笑。

這張照片是在哪裡照的，我問你。你說我腦袋是不是有洞，問過好多次了。我將耳朵貼抵住你的胸口，說的確有洞，你不要吹吹看，說不準比管簫長笛之類的樂器更好聽。你親了一下我的眉心，接過照片，說這是大二時拍的，那時候正在準備迎新宿營。迎新宿營，那是什麼，我不懂。你

說我沒念過大學，難怪不懂。我沒有生氣，因為我知道你並不聰明。你說，就是辦給剛成爲大一新鮮人玩的活動，讓他們趕緊融入系上，熟悉大學的生活方式。真的有幫助嗎。你用指尖戳了戳我的眉心，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有幫助。

大多數時候，我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愛上你的誠實，還是愛上你說謊時比誠實更加誠實，而自己卻渾然不知的模樣。我只是愛了你而已，或許你也是這樣。你握著悠遊卡，邊緣割入你的掌肉，摳著咖啡杯上的貼紙一樣，你摳著上頭的貼紙，我感覺到史努比正爲即將重見天日而感到欣喜，我握了你的陰莖一下，你的肚腹狠狠抽搐一下，將我彈開，似乎真的嚇了一跳。但你沒有鬆開那張悠遊卡，你說你在做什麼，生氣了，我問你是不是生氣了，你說如果是我這樣做，難道不會生氣嗎。我說誰叫你要摳我的貼紙，你沒有回答，揮動手臂，將悠遊卡扔往角落，肌肉鬆緩的同時，我聽見輕微的聲音。

隔天清晨，我趁你熟睡時出門一趟。一進廚房，你指著餐桌上的咖啡，我的眉心隱隱抽痛，說我不是不喝咖啡嗎。這是給你的。包括上頭的貼紙。我、不、喝、冷、掉、的、咖、啡，你說。我看著你隆起的內褲，想問你昨晚被我握住的地方，是不是腫了起來。我微波過了，很燙。你抓起紙杯喝了一口，你騙我，你說。你對咖啡才沒那麼講究，我說。

聽過「家庭主婦」吧，男人能養活一個女人，沒道理不能養活一個男人。這是我要我留在家裡的說法，我覺得十分大男人，想反駁你，才記起你從來沒有反駁這件事，非但沒有，我直覺你還爲此感到得意。你不是喜歡看書嗎，就待在家裡盡情看書吧。你不是喜歡工作，就在外頭盡情工作吧。送你到家門口時，我微笑著對你說。

對於看書一事，談不上喜歡或厭惡，真正的緣由在於「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如果不是和你一塊兒生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在哪裡，又如何在這段生命裡頭延續自己的人生。我想起插在阿嬤牌位前的香，紅色的火環往下套，一口一口，將那褐色的身體咬成灰段，我站在家族的最後

一排，視線從所有人的縫隙間穿過，我從來不曉得自己祈求了些什麼，每次站在那裡，我都只是思索，那餘溫漸褪的灰段，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斷裂塌毀。

我回到廚房，將你沒喝完的咖啡一飲而盡。你為什麼不喝咖啡，怕睡不著，第一次知道我不喝咖啡時，你問。不管喝不喝，我都時常睡不著。我是怕體質變酸，我喝了一口菊花普洱茶。好生機的說法，你是笑的時候，習慣露出牙齒的那種人。然而，其實我說了謊，我嗜喝咖啡，高中時每天必須喝一兩杯才行，近幾年有時候更是一天得喝三四杯才能止癮；當初之所以那麼說，是爲了讓你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把我記牢。

我們第一次見面，在信義區的某知名咖啡店，我比你早到，卻躲在一旁，等你先進門；觀察你的動向，我步入店內，走過服務生面前，直截走向窗邊的座位，你馬上認出我，你起身，向我伸出手，我愣了一下，心想我們是約會，又不是談生意，仍然伸出手，握住。你的手好冰，你自然鬆開手，是不是這間店的空調開得太強，說著，你揚起下顎，抬高手臂，準備招來服務生。不用了，我手一向很冰，習慣就好。你笑出聲來。這會兒，我忽地思索，當初那句「習慣就好」，是不是讓你誤解了什麼。

而那是現在的我，才想說的。

滑動手機，確認今天天氣，降雨機率百分之五十三；瞅了半晌，我決定不帶傘，抓起側背包和鑰匙，往門口走去，穿好橘條紋帆布鞋，想起忘記帶悠遊卡，瞥了時鐘一眼，匆匆脫了鞋，小碎步跑入臥室，把你整理好的床單棉被枕頭統統弄亂，卻怎麼也找不到那張悠遊卡；直到想起昨晚那清晰的聲響，我往角落鑽去，連一絲灰塵也沒有的角落，一眼便能分辨一切，我想你還在生氣，是爲了懲罰我，才把那張悠遊卡帶走。

鎖上門，萬里無雲，天很藍，幾乎要把遠方的屋頂壓垮，我思索著隱藏在那天空後頭的，百分之五十三的機率，覺得荒謬，一朵蒼白的雲也沒有的天空，又如何擠出雨水來呢。我走著，走著，阿嬤出殯那天，也是同樣的天氣，我落在隊伍的最後頭，幾乎要跟不上那群人，我從口袋裡抽出偷

藏起來的冥紙，捏著，走著，繼續走著，覺得無聊，將那張冥紙摺成紙飛機，然後繼續走著，繼續捏著，直到有人將冥紙往空中拋，如瓣未如鱗片，日光將黃褐色的冥紙，照得更令人感到懷舊，我拋出手裡的紙飛機，沒有人發現，大家都低垂著頭哭泣。

日光壓著我的後頸，我低垂著頭，沿著圍牆的陰影邊緣走，我理應感到威脅，在這條通往你公司的道路，我稍稍抬起視線，深怕你會從任何一個交叉路口出現，又或者迎面走來，說我忘記帶那份資料，和我擦肩而過時，忽地扭身，拉住我的臂膀，問我怎麼會在這裡，然後我會微笑著對你說，我只是要到便利商店拿書而已。

「那我的悠遊卡呢？」我坐在便利商店裡，對著窗子說，對著那個在還來不及開口便消褪的想像。舔了舔嘴唇，我握住咖啡杯，喝了一口，手邊擱著一本書，安井曾太郎的畫冊，臺灣買不到，是進口來的，這年頭不是進口的東西太少了；我知道你不會在意價格，但你看以後肯定會說，這畫冊值這麼多錢啊，不過就是幾張複製畫，這價格至少也應該等比例才是。

在便利商店吃了午餐後，我又點了一杯咖啡，大杯熱卡布，他搶在我出聲前說，我對他笑了笑，他看起來還是個大學生，是個我無法成爲的身分，他也笑了笑，他應該已經習慣我，總是在這裡消磨一天的習慣；將零錢和發票交給我時，他的指甲戳入我的掌肉，他的指甲十分柔軟，好像受傷的人會是他而不是我，我縮了一下，無暇顧及他的反應，我抓起櫃檯上的咖啡，小碎步走向窗邊，回到那本攤開的畫冊前。

在手心留下的，他指甲的凹痕，讓我想起或許此刻，正在茶水間和女同事嬉笑打鬧的你；每次和你併肩走著，我總想像，你或許會忽然牽起我的手，彷彿那些我們從來都不喜歡的偶像劇，不切實際的同時，又那樣青春爛漫；彷彿我們長大成人是一種罪過，天真無邪才是活著的最佳方法，沒有人試圖撰寫屬於成人的童話，只留下「我們必須單純，才能獲得幸福」這項咒語。

咖啡廳、連鎖咖啡廳，第三次見面，我們約在臺大附近的美式餐廳，吃完漢堡，你帶我去買這附近有名的青蛙撞奶；隊伍很長，情侶三三兩兩或喧譁，或低頭滑動手機。我們沿著畫在柏油路面

上，歪斜的粉筆筆跡前進，我點了仙蛙撞奶，仙草混珍珠，問你想喝什麼，這攤換我請。你搖了搖頭，說自己以前常吃，吃到怕了。拎著飲料，我們走入地下道，再出來時，來到臺大門口，斜對面是書局。你問我要不要散步，看一看自己以前的學校。將吸管插入塑膠杯，聲響脆亮，我點了點頭，嗯了一聲。

我們逛了整個校園，我一直在思索，甚或期待，你或許就要握住我的手，甚至不當心力道過猛，抓傷了我，擰斷了我的指頭。然而什麼也沒有發生，比健康平安更無聊的事情都沒有發生。

我闔上畫冊，將紙杯扔入資源回收筒，往外走去，自動門開啓的同時，他驚呼一聲，我撇過頭，看見他睜大眼睛，直盯著我，我等待他說些什麼，他說，下雨了。一點小雨，我用跑的，不會感冒的，我說，並且試著想和你一樣，露出那種看得見牙齒的笑容。書會溼的，他說。

又一次，我趕在你回家前換好衣服，關上吹風機，頭髮餘溫猶存，我以為畫冊的紙張會破爛溼糊，可是沒有；你回家時，將仙蛙撞奶擱在餐桌上，我知道你是特地繞去臺大附近的；插入吸管，我咬著彈性極佳的珍珠，想起昨晚你提及的迎新宿營。對了，幫你拍下那張照片的人，是誰，仙草從喉頭滑過，涼涼的，我問。不記得了，誰會記得照相的人是誰啊——你一邊解開襯衫釦子，一邊走向臥室。你不會記得，我很訝異。我跟過去，靠著門框，看著你更衣。

彎下身子，將塑膠杯擱在地板上，走向你，胳膊從你的腋下穿過，將指頭的水漬抹在你的胸口，那一剎那，我看見你下顎的輪廓，我看見灰段斷落，塌在我的手背上，溫度很快消失，混合了汗水溼糊一片，我回過神，鬆開始終緊緊捏著香的手，指頭通紅，留有兩三條深刻的痕跡，像被刀割過一樣。

好餓啊，你說，你該不會是偷吃了什麼吧。我搖了搖頭，說我也好餓啊，這個家能吃的東西不多了。待會兒出去吃，你問。出去買，我說。外面的確沒什麼好吃的，我感覺你的喉結在我的髮漩上方抽動，彷彿另一陣突起的旋風。你知道自己的身體香香的嗎，你說。我聞了聞自己的腋下。你從來不在晚餐前洗澡，你說。我不知道你想要我說什麼。所以你說，要不是你吃過了晚飯，就

是——你騙了我。

我的悠遊卡呢，我轉移話題。昨晚不是扔了嗎。我找遍了臥室，找不到就算了，你爲什麼先洗澡了。我撐起身子，轉向你，問你到底想怎麼樣。你說你騙我。我伸手，重重拍了你的大腿一下，聲音響亮，你的大腿通紅，陰莖有再度充血的跡象。你伸手，捏住我的鼻子，我沒有抗拒，覺得倘若無法忍耐，就等同於認輸，你繼續捏著，逐漸加重力道，逼得我只得張開嘴巴呼吸。我伸手，捏住拳頭，揍了你的下腹部一拳，你肌肉抽搐，鬆開手，邊笑邊喘，我起身，快步走進浴室，打開水龍頭，扭開沐浴乳和洗髮精，全往自己身上倒，整間浴室香氣濃厚，膨脹像是要炸裂開來。

你倚著門框，看著我，我看見你用力握住悠遊卡，悠遊卡原就硬挺的身體變得更加緊繃，凹折的弧度充滿張力，空氣彼此抵抗，你想說話，空氣卻無法形成聲音；我往門口跨去，抱住你，感覺從你粗大的毛細孔中，伸出了成千上萬隻手，摩挲著我，直到空氣又一次變得柔軟可親。

我聽見細微的聲音，你抱著我，又一次，摳著悠遊卡上的貼紙，我想起你，第一次看我將貼紙覆蓋上去時，你說，這樣的方式，好像埋葬啊，你說，這一定是我所知道的，最溫柔的埋葬了。晴朗的天空，紙飛機被日光照射，燃燒起來，一個翻身，往我拋擲的手勢飛了回來。

不曾緊緊握住，怎麼有辦法產生決然的拋出。

我知道自己會被燙傷，卻怎麼也無法把自己收回來。

「可不可以不要再摳了。」我說。

你一如往常，相信了我。

評語
李志薈

這篇散文描寫兩個男同志之間幽微、曖昧的情感，文字細膩，淡而有味；字裡行間卻隱隱透露著一股哀傷。

作者寫得非常隱晦，有些線索甚至隱而不顯。文中反覆出現的兩個事件：一是阿嬤出殯的隊伍（可能反映敘述者同志身分無法得到家族的諒解與認同）；另一則是和男伴之間的情慾互動，「悠遊卡遊戲」既是情愛的挑逗，也是埋葬本性的象徵。

篇名〈手勢〉，也許指涉的是葬禮上拋擲冥紙（摺成紙飛機）的手勢；也許是那張照片裡即將握緊的手；或者是男伴握住悠遊卡的身形與姿態？這樣隱晦的表達雖然造就了想像的空間，但同時也阻隔了讀者的理解與進入，使得文章的主題也變得過度模糊而輕盈。輕重濃淡之間的拿捏，許是值得作者深思的課題。



游善鈞

〉 作者簡介

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現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所；瓦解詩社成員、退詩社成員；曾獲時報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臺中文學獎、雲林文化藝術創作獎和香港青年文學獎等獎項。

〉 得獎感言

謝謝家人和朋友；謝謝評審，也謝謝那天下午，翻開那本畫冊的你。

散文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三年八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決賽委員：吳晟、李志蕃、林文義、陳列、楊翠（依姓氏

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田運良

會議記錄：潘文鶯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介紹五位評審，並指出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三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散文類參賽狀況：散文類共有七十二件參賽，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首獎一名，評審獎兩名和優選三名，初選作品票數如表列：



3票	2票	1票
〈沙島物語〉（吳晟、陳列、楊翠）、〈鴨寮〉（吳晟、陳列、楊翠）、〈伏魔錄〉（陳列、楊翠、李志薈）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吳晟、楊翠）、〈菩薩手記〉（吳晟、林文義）、〈謊生〉（林文義、李志薈）	〈沿溪行〉（林文義）、〈關不上門的房〉（林文義）、〈手勢〉（李志薈）、〈剝落的粉屑戰敗後被同化的潮溼部隊〉（林文義）、〈斷指〉（林文義）、〈陶藝·采青〉（陳列）、〈記憶城堡〉（楊翠）、〈撒米娜〉（吳晟）、〈之後〉（李志薈）、〈港都的雨季〉（吳晟）、〈那些年·我在中都〉（陳列）、〈練字〉（陳列）、〈雙人地圖〉（楊翠）、〈紅瓦〉（李志薈）、〈內惟埤叔公的古厝〉（李志薈）

這次入圍決賽的作品共有五十一篇，除三票（三篇）和兩票（三篇）共六篇列進來討論外，請委員們提出作品的看法，並看看一票的作品有沒有委員要爭取的。

評審標準

委員們推舉吳晟擔任會議主席。

李志薈：三票兩票的作品和我心中所選大致符合，但其他

一票作品沒有非常突出的，有些在伯仲之間。〈手勢〉這篇兩個男生很微妙幽微的情愫，感覺上寫得比較到位，內容淡，但文字讀來很有味道。

吳晟：我和南部的淵源比較深，有感同身受的地方比較多。這些作品來自於真實生活的體驗，不是我們習慣的文字細緻性，但呈現了粗放自然的特色，比較難以清楚的去決定哪些作品是特別好的，包括一票的作品，有些我覺得滿可惜的，因為有些作品寫得實在很好。〈港都的雨季〉描述整個景象比較有特色，其他作品比較偏向個人情感。

林文義：〈沿溪行〉寫得太整齊不堅持；〈斷指〉也不堅持；〈關不上門的房〉作者寫到後面才知道是要去當兵，在松山車站集合的場景，有電影感，頗有意思，請各位委員再看一下。

陳列：〈練字〉文字平實，生動刻劃了兩個人物，很多寫個人的情感，用圖像的方式書寫父親如何學電腦打字，很感人。其他作品不突出。

楊翠：推薦〈記憶城堡〉，文字簡潔，書寫記性很好的阿嬤，最後記憶崩毀的過程，書寫傳神。結尾將自己放入，結構完整，生動活潑。

複選結果

以上第一輪除了三票兩票的共六篇作品外，亦列入一票的五篇：〈關不上門的房〉、〈手勢〉、〈記憶城堡〉、〈港都的雨季〉和〈練字〉，總共十一篇繼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關不上門的房〉

林文義：這篇很特殊，前面看不出來，後來才會看出是要去當兵，早上六點半要到松山車站集合，感覺時間慢慢流逝，想留住時間的感覺，題材在所有參選作品中是特殊的，鋪陳挺好。

李志薈：這一篇抓到一個比較特殊的切入點，從凌晨起床後整個過程時間走序看來閱讀順暢，在文字的描寫上細膩，但修辭過度。故意要隱藏真正的企圖是要去當兵，導致語意不明。不太能感受整篇文章究竟反映怎樣的主題，情感出來的東西沒有聚焦在很完整的主題上。是跟家人之間的不捨？現在生命處在什麼狀態？當兵對他來講是個怎樣的衝擊並不清楚。

陳列：意見和李志薈委員接近，扭曲語法不鼓勵，寫松

山、五分埔和高雄地方特色不符。

楊翠：和以上委員意見一樣，文字富詩意且很有戲，會好奇為什麼要走，看到第六頁確信他是要去當兵。但整個過程有種為文造情的造作感，鋪陳太過，例如第六頁「眼神充滿絕望，猶如荊軻刺秦王一去不返」等等，這樣的文字感覺過度造情。雖比較會操弄文字，但不如文字平實的作品。

吳晟：一開始很懸疑，好像不知道要去做什麼事。懸疑性也有其魅力，但去當兵的主題反而隱而不顯。

〈手勢〉

李志薈：比較年輕人的作品，覺得作者滿有潛力的。文字掌控和情緒掌控很好，從頭到尾透過一張悠遊卡上的貼紙，貫穿表達兩個男人情感上拉扯的幽微情愫，可看出文字功力佳。主題上是距高雄遠了點，這是另一角度的思考，但覺得值得提出來思考。

林文義：同意李志薈委員的看法，有點年紀的看年輕人的作品比較輕，但覺得還值得再看看。

陳列：同李志薈委員說的：意象吸引人，有其迷人處，和其他參賽作品不同。閱讀時感覺零碎，文字飄忽，好像抓不到卻又迷人，人稱上混亂，且漫不

經心不講求的感覺，標點符號很不注重，有不會使用或有不當使用的情形。

吳晟：可以理解李志蓄委員為何會喜歡：很有影像感。

但就如陳列委員所說，每個部分不錯，但整體讀來不太能抓到感覺到底寄託在哪裡。很幽微的情感不易理解所要表達的是什麼。

楊翠：這文字挺意識流的「隨行杯」一樣的「思緒帶著走」，因為它是滿有詩意的，書寫同志情感有黏膩感和虛無感，有很多期待想像或欺騙處理得滿好的，但文字呢喃，很多地方有點過度了；我看得到最辛苦的是人稱。第六頁的「他」應該是便利商店賣咖啡的那個人，可是第七頁又跑出一個「他」（因為「你」這個部分是比較能理解的），第七頁這個「他」是便利商店的這個人嗎？還是其實就是這個「你」；第八頁倒數一段這個「他」應該就是那個「你」，人稱的對象零亂：「你伸手捏住我鼻子」那這個應該就是「你」；「我伸手捏住拳頭揍了他一下」這個「他」應該就是「你」，把自己寫掉了。另外，開場「舉起右手手臂，疤痕還在相同的地方」，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埋伏點，但並沒有被處理，它有很好的佳句，情境經營得不錯，可是整體來講漏洞滿多

的，所以沒有選。

〈記憶城堡〉

楊翠：這篇文章書寫過程滿至情的，從阿嬤原本記憶很好到後來逐漸遺失的過程都很細膩，但缺點是有些細節瑣碎重複，結尾情感露了一些。

吳晟：談失憶症的情形。閱讀時感覺瑣碎重複，會減弱感性。

陳列：個人不喜歡的是寫親人寫感動，整篇文章都在寫阿嬤的好話，不夠鮮活。

林文義：不巧和〈鴨寮〉做了比較。同類型的家族書寫，好的部分是真誠，但壞的是太細碎。

李志蓄：真誠度都看得出來，但感覺太過龐雜，剪裁上有很大的問題。

〈港都的雨季〉

李志蓄：給的分數也很高，當初也有考慮要選入六篇裡面。它的好處是描寫高雄的雨季氛圍很細膩，層次也很豐富；作者的文筆也非常好，雖以白描為主，但調度各式各樣詞彙分入夜、黃昏，不同季節不同時刻以及不同位置，譬如西子灣、柴山、澄清湖等等跟雨的關係。後來沒有投它一票的最

重要原因是純粹描繪雨的篇幅還是滿大的，有些修辭的堆疊重複，讀到第六頁後文字多了感覺疲乏。這是個人主觀的感受。如果有多一些人物情緒線索的提點分數會高一點；但豐富的細膩感和層次是可以考慮的。

林文義：這一篇如吳晟主席講的和其他參賽題材都不一樣。雨季拉到西湖去，將白蛇傳許仙帶進來，感覺得到作者有誠意要把它寫好。這是我心目中的佳作。

陳列：呃——不知兩位為何要這樣講。它的修辭真的是太俗了、太浮了，不精確；那種雨不是他真正看到的雨。我當然也不知道港都的雨是什麼雨，但沒有抓到那個雨，我從這裡看不出港都的雨是怎樣的雨：從一開始「不是君問歸期的巴山夜雨、鎮北的雨、渭城朝雨……」哇！這什麼雨啊？這樣的措辭在我看來是很糟糕；什麼「如此溫婉寧靜」這個都不精確，「垂手斂目」這種也都不精確；像這樣的句子一直要很長才是一個句子，根本搞不清楚主詞在哪裡，我抓不住它的意思，我很不喜歡這篇文章。

楊翠：太文藝腔，形容太多，爲了形容雨，它把所有調度得到的一大堆古詩詞：「回首來處，煙雨濛

濛……」沒有人間感，有些用時間來寫雨，有的用空間來寫雨，不過好像不是一篇真正的作文，好像一幅工筆的景觀畫。

吳晟：其他大部分都寫人物，這篇題目喜歡，有一些對寫景的期待，但同意以上各位的見解。如果重新經營，應該可以寫出好的港都特色。

〈練字〉

陳列：用練習寫字的的角度切入，描述了父親規矩、嚴肅的性格，還有阿嬤本身羨慕又排斥的心理。透過練字這樣的行爲，敘述自然，在爸爸學電腦打字的文章上令人感動，文字拙樸。

林文義：文字流暢，寫得平實。

李志蕃：作者以學寫字練字切入，展現父女對阿嬤的性格和情感。我最喜歡的是：念大學後用電子郵件和父女互動的感覺，情感寫得細膩，令人有共鳴。比較大的問題是，透過這事件感覺描述親情的刻劃和性格較欠缺。

楊翠：平實動人樸素，其中父親的性格較明顯，阿嬤較扁平。結尾意旨太顯，韻味稍遜。

吳晟：感謝陳列委員推薦這一篇。相較之下，此篇文章平順，由練字到電腦這樣的過程串連起親情，感

覺自然貼切。誠如李志薈委員提到喜歡的部分，我最近也被迫要用電腦收信，所以也很有感覺。

一票作品討論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楊 翠：第六段對父親細節描寫的鮮活性，處理底層家庭怎樣熬苦過來的生活實景，中段地方寫得還不錯；缺點在前後：第一段開場無誘惑力。中間在描寫生活現場，尤其攤販在移動、母親和父親的互動敘述鮮活。

吳 晟：這篇個人是滿喜歡。第一個特色是有它生活化的東西，又自然地帶出，好像是「一台車凸一家的生活」這一個意象有連貫性。第二個特色是這家族的生活延伸就是這個社會的勞動階級社會背景的縮影。第三個特色是它運用了鮮活的生活語言。

李志薈：不反對此篇得獎。抓住了切入點描寫底層謀生的生活史。但缺點是整體文學性不高，描述實情上太過叨絮了點，有精簡的空間。但整體對它的評價滿高的。

林文義：語言鮮活，符合真實性，是個人心目中的三名內。

陳 列：我和吳晟主席年紀差不多，對於早期生活的一些

情感的反射、生活語言心有戚戚焉，會喜歡。但還是有幾個不太喜歡：第一段前面用了一個「一」對後面又沒有起什麼很大的作用，這個一有很大的缺點。文字敘述拖拖拉拉，缺乏裁剪而過於冗長繁複。念的時候轉折過程卡卡，並不反對此篇得獎，但裡面還是有一些問題。

〈菩薩手記〉

李志薈：整篇以比較抽象思維立論，傳達宗教自省的情懷。最後沒有選的原因是已知的立論中：通篇文章中有多少見解是作者自己的，有多少是他去引用別人的，對於我來說，我比較期待作者的思考體會是從自己出來的，而不是引用了非常多人的想法見解。

林文義：的確引用很多，不堅持。

陳 列：主觀說理散文，但也用了很多別人的。主觀散文在文章鋪陳上應該要注意邏輯條理，但這篇並沒有，反而充滿了吶喊、口號等，不易感人。人稱也複雜，對題目「菩薩手記」也覺得怪怪的。

楊 翠：以知性散文上本來也考慮，但實在是有很多似是而非、跳躍的部分，沒有把批判的內容更完整的發展。第四到第五頁太過跳躍，知性的延伸上有

空洞感，文字抽象，有時又太過說教。有些又覺得有意思，有些又參差，用第二人稱，其中敘述者也令人感到游移，最後放棄了這篇。

吳 晟：對各位看法深有同感。和楊翠委員一樣有時會對知性散文有些期待，對社會的關懷有深入的探討。但題目這個「手記」看不出是誰的手記。如果能夠集中討論：看是「土地徵收」、「環境污染」好好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我想這篇作品就可以期待。

〈謊生〉

李志薈：這篇作品寫一個男孩子嘴巴裡面長了個水泡，開始面對關於生病、死亡恐懼的幽微心境。這篇優點在對真實虛幻的拉扯間，個人信念和親人的支持是裡面很重要的後盾，通篇經營上有不錯的表現。有疑慮的地方是：取了「謊生」的名，感覺上作者太過於執著謊言和真實的辯證，其實親情可以經營再深刻點和情節的自然發展。

林文義：如李志薈委員所言，他一直在辯證痛是真的還是假的。書寫手術過程生死交關的感覺，描寫其中的恐懼不知所措的感覺，個人心有戚戚焉。

陳 列：書寫真真假假的恐懼和心情，但也僅只於此而

已，完全在談這個手術過程。前兩段文字用典不精確有隔閡；第二段文字語意過於雕琢，語法不合。所以不把它放進去。

楊 翠：和陳列委員意見同。敗筆在前幾段，有些文字敘述無法理解，有些裝腔作勢的語言，後面不錯，但整體有虛浮感。

吳 晟：語意不準確，敘述不清楚、不真實及敘述過度，整體讀起來不知作者要講什麼。

三票作品討論

〈沙島物語〉

楊 翠：整體是完整的散文，特別的人事物扣合得很自然，有細節，有喜感。

吳 晟：寓情於景吸引人。

陳 列：用九個小節（植物、鳥類、灰色的沙等）寫出當地的自然特色，有觀察，有想像，有創新；但A B A B 結構有些僵硬，文意的發展有些跳躍，像「赤竹仔」寫旗津，在文字敘述上有些零亂，感覺東拉西扯，光看第一小節會有重複感。

林文義：感覺比較作意。

李志薈：形式對比排比上太多刻意，用植物、昆蟲、動物

等描寫較突出，寫人反而不深刻，裡面每一個人幾乎只是點到為止。作者先不要寫那麼多人，寫比較印象深刻的深入去經營反而會比較好。

〈鴨寮〉

楊 翠：文字敘事平實，以家鄉地景、童年記憶和親情整體看來有種溫暖的感動感，整個故事的完整度、敘事的平實感，包括寫豬寮、魚池等生活的圖境寫得還不錯，沒有特殊搶眼和造文的地方，就是平平實實的，而且結尾部分把老奶奶的衣櫥留下，再去回溯整個鴨寮的童年記憶；當然有一些地方參差，第四頁突然跑出的農作有點太殺風景。整體來看平實完整。

吳 晟：文字平實是另一種優點，不會有太多的絢麗。用平實形容，但其實平實中乾淨俐落。有些已經消失的農村景象在敘述之中也未帶有太過度的追念或者是傷感，很如實的、平實的生活記錄。不只是平實，還有傳統家族的情感在裡面。

陳 列：我後來才發現這篇才是我心中的第一名。優點是簡潔而乾淨（吳晟主席提到「乾淨」兩字我嚇了一跳），本來沒有看到這個東西，以為是有點粗糙的；用很輕的筆觸，但鋪陳上很有條理，沒有

感傷濫情的成分。有敘事、有說明、有描繪，技巧交插使用很生動的一個一個圖像，以鴨寮為中心的描繪這片土地、鴨寮的風景、勞動和老奶奶的親密、歌仔戲演員等。事實上他是有想法的，他講得很含蓄：「一個人淡望著鴨寮的風景，大概是我最人生中最孤寂憂愁的感覺」，稍微提了一下就不再提。

李志薈：其實我給這一篇也是很高的分數。其他三位委員談得都非常有道理：作者抓到用鴨寮這個切入點去談他的童年回憶和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其實就已經成功了一半；我覺得這篇文章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忽略過去，像這樣太過平實收斂的東西，整體看來我也會很推崇這樣的作品，所以我不反對它得獎，是篇很不錯的作品。

林文義：這篇讓我想起陳列的〈地上歲月〉和吳晟〈店仔頭〉開講裡面的散文，比較〈沙島物語〉的雕琢，我個人沒有農莊的經驗，但同意各委員的看法，也投它一票。

〈伏魔錄〉

楊 翠：描寫母子都有被遺棄感、邊緣感。從孩子開始，懷疑著魔掃把星的片段很有感覺，一開始很有張

力，視角拿捏得穩，整體結構完整，故事情節本身也很喜歡。

陳列：情節安排有懸疑性，和媽媽之間的和解寫得相當好。但裡面事件的進行，從一歲三歲到念大學這個事件的進行還滿久的，在處理幾個重大的大段在銜接過去上有些零亂。比如第一段一歲時談到收驚，中間跳了兩段又站出來自己做說明。所以第一段一直到第五段「恍惚之間，道士嘴含一口米酒」事件這樣把它銜接起來，中間的三段不知怎麼插進去銜接起來的不順暢，有些截斷又有道理，有些又太突兀。

李志薈：我也滿喜歡這篇。母子因父親外遇相繼陷入憂鬱的情節，描寫坎坷的童年，同意以上委員所提的優點。但有稍思考題目「伏魔錄」的用意，用手机照片和解這段滿動人的。如陳列委員講的：描述時間長，所以對和解過程感覺來得太快。中間如果有安排時間轉折，為了解埋一些伏筆會更好。

林文義：第一個題目如李志薈委員所提題目聳動的問題。第二個題目是憂鬱症太簡化為父親外遇（不談價值觀等問題）。第二個像李志薈委員講的感覺和解得太快了。

吳晟：各位討論已多，這篇個人不另做討論。

投票決議

以上已充分討論表達看法。由十一篇中各自選出心目中喜愛的六篇，並對喜愛的六篇進行評比。

作品名稱	評審												
	吳晟	林文義	陳列	楊翠	李志薈	得分	獎項						
《關不上門的房》	2					2							
《沙島物語》	3	3	3	2	4	15	優選						
《手勢》		1	1	1		3	優選						
《鳴寮》	6	6	6	6	6	30	首獎						
《記憶城堡》						0							
《港都的雨季》						0							
《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5	4	2	4	3	18	評審獎						
《菩薩手記》						0							
《誑生》					2	2							
《練字》	4	2	5	3	1	15	優選						
《伏魔錄》	1	5	4	5	5	20	評審獎						
合計	105	20	15	2	0	18	0	0	30	3	15	2	

主席宣布二〇一三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鴨寮〉。

評審獎兩名：〈伏魔錄〉、〈藍色車頭的發財仔車〉。

優選三名：〈沙島物語〉、〈練字〉、〈手勢〉。